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精裝十二冊
定價新台幣三、八〇〇元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序

北京大學教授程君演生遊學巴黎由法蘭西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錄得太平天國史料十種曰天父下凡詔書一曰天父下凡詔書二曰天父詔旨書曰頒行詔書曰天朝田畝制度曰建天京於金陵論曰貶妖穴爲罪隸論曰原道救世歌曰原道醒世訓曰原道覺世訓歸國後將付北京大學出版部印行而自安徽遂書於余命作序余於民國五年得覩無名氏所撰洪楊類纂史略抄本十二卷其書所載止於太平天國四年開國制度粲然略備中有偽書名目十九種即史料所稱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也民國十二年吳興凌善清輯太平天國野史二十卷云據姚氏所藏洪楊紀事抄本增輯而成姚氏抄本亦止於太平天國四年蓋與史略實爲一書故凌氏所輯十之六七全與史略相同其宗教篇所錄詔書多本史略惟補錄一二種而已案史略所載詔書十九種僅多摘錄大略其錄全文者惟五種曰天父上帝言題皇詔曰太平禮制（入禮制門）曰太平軍目（入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序

北京大學教授程君演生遊學巴黎由法蘭西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錄得太平天國史料十種曰天父下凡詔書一曰天父下凡詔書二曰天父詔旨書曰頒行詔書曰天朝田畝制度曰建天京於金陵論曰貶妖穴爲罪隸論曰原道救世歌曰原道醒世訓曰原道覺世訓歸國後將付北京大學出版部印行而自安徽遂書於余命作序余於民國五年得覩無名氏所撰洪楊類纂史略抄本十二卷其書所載止於太平天國四年開國制度粲然略備中有偽書名目十九種即史料所稱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也民國十二年吳興凌善清輯太平天國野史二十卷云據姚氏所藏洪楊紀事抄本增輯而成姚氏抄本亦止於太平天國四年蓋與史略實爲一書故凌氏所輯十之六七全與史略相同其宗教篇所錄詔書多本史略惟補錄一二種而已案史略所載詔書十九種僅多摘錄大略其錄全文者惟五種曰天父上帝言題皇詔曰太平禮制（入禮制門）曰太平軍目（入

碎小品無一件足以補此且其所錄十之六七已見於史略及野史而最要史料如欽定制度則例集編惜劉君未錄亦不說其有無僅云太平天國史料甚富余只能撮寫一二有趣者而止反觀程君所錄如天朝田賦制度一篇爲太平天國史料精華之所聚亦即太平天國立國精神之所萃爲共產制度之先驅爲社會革命之首倡（余別有文一篇攷證其制度）其重要既如彼天朝田賦制度書名雖見於史略然作史略者亦未見其書故其作此書之說明謂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卽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尙未梓行耶作野史之凌氏亦未之見今觀此抄本題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鐫則當時實已梓行史略成於太平天國四年頒行未久故未見耳其後曾李輩燬滅各詔書不遺餘力竟無人知太平天國有如此重要制度其希有又如此留學法國者多矣從未聞有談及此書者程君能識此珍貴之書手錄以歸其有功于吾國史學界鉅矣其他所錄各種不識者謂爲俚鄙謂爲荒謬都掉頭不顧其實白話文所以革文學界之命耶穌

教所以革多神教之命大都爲平民的說法涵有平等博愛之深意不特發揚種族的褊狹思想已也自此種史料出而後歎史略野史等作均不能得其真相蓋其精神面目全未夢見昔司馬遷之傳李斯班固之傳王莽亦同此病蓋或拘於儒家之偏見或矧於帝王之威勢故有此等偏而近誣之歷史而真確之史料反撥棄而不用此後能繼程君在海外續搜未得之十三種及其他重要史料使史學家能作真正之太平天國史此則余之所深望也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海鹽朱希祖作於北京草廠大坑寓廬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序

甲子歲余居巴黎間考西方上古文化時法國文學博士俄籍馬古烈君掌東方圖書館（屬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君善埃及巴比倫古文復雅通中土文字嘗譯班固兩都賦與余往還甚篤一日趣過謂館中有太平天國印刷品多種殆非習見之書余誌之明日偕君就觀果皆洪楊時重要之史料也遂假抄之曰太平天國頒行詔書曰天父下凡詔書一曰天父下凡詔書二曰天命詔旨書曰天朝田畝制度曰建天京於金陵論曰貶妖穴爲罪隸論曰太平救世歌曰原道醒世訓與覺世訓計凡十種而天朝田畝制度尤關太平一代之規模惜乎當時未能盡行然處今之世社會制度未善經濟支配不均其視此或猶有研究之價值非僅爲過去之陳案也已而各種詔書於當時官制軍令之製定與夫內閣之事實宗教之信仰亦皆足資考證焉余又聞倫敦國家圖書館尙存有洪楊發刊之書甚夥余苦資盡未能往抄茲第就所集者定名曰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倫敦遺帙

則俟諸異日寫訂矣夫洪楊之興起非獨種族革命而已實思舉中國舊有之禮教一與更變特假以神道貪天之功爲海內士大夫凡民所不贊同竟川覆敗然其據位江南歷十四載之久擴地十餘省政令之良戰爭之烈人物之傑出庶多有足紀者及乎蕩平一切典章文字咸爲清室所禁除毀滅人無敢收藏之烏乎傷已乃猶賴一時同教異域之士於倉皇播越之際撫拾斯零篇斷簡傳之彼都致獲保存其萬一是亦非幸也哉

中華民國十四年春四月懷寧程演生記於法京色璫河寓樓

太平天国壬子年新年刻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父下凡

辛開

山

府

天父下

天父曰

朕

天父咄

奉

天父又復

天父下

朕即至



山在達南上朝雲

大到清弟

獲在案

達開登朝

天父面前。

天父卽命吊周錫能審畢。

天父曰。我回天矣。朕亦自回殿。朕命韋正等記錄。

天父下凡詔旨。韋正等轉命蒙得天曾天芳記錄。十一月初四

日。朕披閱蒙得天曾天芳等記錄云。小臣曾天芳蒙得天同承命記錄。

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詔書。十月二十九日。南王韋北王石翼王同小臣曾天芳蒙得天齊到楊東王殿前請安。並會議。

天父上主皇上帝江山大事言不數語忽然。

天父下凡。

天父密吩咐各千歲等曰。今有周錫能反骨偏心。率同妖人回

朝內應謀反。爾等知麼。眾等對曰。不知。

天父曰。爾等立即發令擒拿他三人押候我。

天父自有分斷。眾等對曰。遵令。

天父曰。爾等各要靈變。閉密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後。小臣曾天芳。蒙得天興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將

天父聖旨。回稟東王九千歲。九千歲聞言。憤怒。即令猛將擒拿

反骨妖人周錫能。並串同妖人朱八。陳五。三人押候在

監後復奏知。

三月丁酉

天王是晚北王吊審無供賴得

天父勞心復又下凡

天父令楊潤清楊輔清二位國宗兄到各王座傳知各千歲上

朝奏接

天王即時各千歲同侍衛衆官員及小臣護衛

天王到

天父面前

天王統率衆臣跪伏問曰

天父下凡

天父吩咐

天王曰。秀全。今日是我。

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難矣。今有周錫能反心。昨日串同妖。

人同朝。欲做好大的事。爾知麼。

天王對曰。清胞等亦既說知。今日做事。幸賴。

天父權能。不然難矣。言畢。

天父吩咐蒙得天曰。爾去吊周錫能來。得天對曰。遵命。蒙得天。

帶周錫能到。

天父面前。

天父曰。周錫能爾當前去何方來。錫能對曰。當前自屢求東王。

及各王。奏。

主恩准小子周錫能回博白團集兄弟姊妹也。

天父曰。爾同誰人去。周錫能對曰。小子同黃蓮連去。

天父曰。周錫能。今東殿講話是誰。周錫能曰。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曰。日頭又是誰。錫能對曰。日頭是我

主天王。天下萬國之真主也。

天父曰。日頭照得幾闊。錫能對曰。照得普天下。

天父曰。照得見爾麼。錫能對曰。照得見。

天父曰。現今是何人做事。錫能對曰。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做事也。

天父曰。周錫能爾知。

天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麼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也。

天父曰。今凡間中國。年載久矣。未曾敬我。爾知麼。錫能對曰。中

國人瞞昧。

天父恩德。丟空未曾敬拜。

天父久矣。

天父曰。爾知。

天父量如何。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有海底之量。

天父曰爾知得

天父能救人麼。錫能對曰。自屢知蒙

天父亦救過小子矣

天父曰。爾知得我屢次救過爾。爾行銷之事。就不可瞞天。直說我

天父聽也。錫能瞞天對曰。小子情實無二心待天。實爲同鄉團

集兄弟姊妹也

天父曰。天就是我二心不二心。我盡知爾說真心回鄉。團接兄弟姊妹。今帶有多少人來。錫能對曰。小子現帶有一百九十餘人來。

天父曰爾所帶之兄弟何時在博白起脚如何設計行程錫能對曰小子頭一好得

天父化醒朱錫榮梁十六同小子詣議假辦帶妖壯十月初十日在博白起脚至本月二十一日到

天父曰據爾自說帶有一百九十餘人緣何獨爾三人到來今爾所帶之兄弟現在何處錫能對曰事因假辦妖壯曲從帶兵現投入新墟妖營既有七八天矣

天父曰周錫能爾回朝時對爾十歲講如何說話周錫能對曰小子回朝時對千歲所說事情無欺獨是小子說回來三四日之話無合我未推算日期今小子在

天父面前不敢亂講。細推算回來日期。已有七八天矣。

天父曰。周錫能爾所帶有百餘人。入到妖營。爾知得他是乜妖頭。錫能對曰。那妖頭姓賽。是咸豐妖之舅叔也。

天父曰。爾見他同講如何說話。錫能對曰。小子見他妖頭無有謫議如何說話也。

天父曰。周錫能爾既投進妖營。今又如何出關前來。同朝錫能對曰。小子對他妖頭說出關把路。佩劍關刀白馬。並帶朱錫琨。凡叔。是朱八與小子外甥陳五。共三人。直向聖營。逃入天朝。奏知千歲。知情不至慮望。再者還有小子所帶百餘人。現在新墟妖營。要待小子先來報知。然後

方可齊來。不至有誤。小子真心情形如此。

天父曰。周錫能。就將爾世詞。恐來有誤。難道爾千歲就不認得。

爾乎。爾又信爾千歲不過乎。周錫能其時無詞可對。

天父曰。周錫能。爾這瞞天之計。爾好好從頭直說。爾瞞不得我。

天父也。周錫能自料其奸謀事重。不敢直承。恐罪無寬。仍瞞天。

對曰。小子實因真心回朝。路道難通。迫假就妖。變作妖。

壯。瞞路回朝。情實。小子餘無別心。求。

天父開恩赦罪。

天父曰。周錫能。爾真不知我量大乎。從前中國不敬我。咎。我。

都容得他。難道爾有些錯。我就容不得爾麼。周錫能仍。

不敢直說

天父曰。周錫能爾是我

天父上帝生爾養爾。切不好枉費我生養功勞。周錫能爾自出

至人事術行爲如何

天父盡知爾不好。屢屢瞞天。爾既知真是天做事。知得

皇上帝有無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頭能照得普天下。今

天父皇上帝在此。爾

至天王日頭又在此。爾仍藏奸心。爾直說我亦知。爾不直

說我亦盡知。爾好好一總直說我

天父聽爾若不認要我

天父指出爾之奸心。爾就難矣。周錫能還不敢直說。曲瞞對曰。小子實未有奸心。對天求。

天父開恩。

天父曰。爾知我。

天父上帝。要人生則生。要人死則死。是。

天上地下之大。

主宰麼。周錫能對曰。知得。

天父皇上帝。是造天地。獨一。

真神大主宰也。今小子有錯。求。

天父開恩赦罪。小子實不敢奸心。瞞天。

天父下凡召書。

七

天父顯指周錫能曰。周錫能爾無好心。瞞天爾自帶二人同伴。同朝立意如何。錫能仍瞞天對曰。小子同伴二人。他說願隨小子同朝敬拜。

天父上帝也。

天父又指周錫能曰。周錫能爾果帶他同朝敬拜。

上帝緣何昨晚爾二人同朱錫琨黃文安。夜靜時四人講如何說話。爾還瞞我。

天父不知麼。爾果願知錯直認。我自赦爾。若要我一總指出。爾就難矣。時周錫能不得不直供。對曰。小子出外錯從妖人。被其誘惑。曲從妖計回來。以爲妖魔內攻外應。此事

不是小子立心所爲求

天父開恩

天父又指周錫能曰。爾說如此奸心謀反事情。不是爾立心所爲。緣何爾回朝未滿一日。爾就帶人去往探天朝城樓所講如何說話。周錫能心愧對曰。小子自心未醒得去。四城樓觀探情形。其時小子旣得謫度此城易攻之話。此是小子被妖魔迷懺。實無本心行奸求。

天父開恩赦罪。

天父顯指周錫能曰。爾說實無本心行奸緣何。爾一回朝時就去見爾妻兒。密中吩咐爾妻那些如何說話。其時

天父皇上帝伸出無所不知之能。周錫能伏聞。

天父皇上帝。指出盤次。真情自知。奸心難隱。果是天眼恢恢。

真神難欺。直訴出真情。曰。小子周錫能。被妖魔迷惑。心腸果的。

受其妖頭所惑。串同計較。同朝誘惑軍心。較通外攻內。

應方可領妖級賞大功。小子立心行錯。謀反逆天。奸心。

如此求。

天父格外開恩赦罪。

天父曰。仍有朱八。又有何意。周錫能。隱諱朱八對曰。他無何意。

天父曰。周錫能。爾同。

天父過親。或是同他過親。同爾。

主過親。或是同他過親。錫能對曰。小子同。

天父與

天王過親也。

天父曰。爾既知同。

天父過親。爲何不肯直說朱八奸心。致我。

天父說出他奸心。爾甘領他罪麼。錫能自知難隱。求。

天父赦罪曰。小子實不能瞞得。

天父懇求。

天父恩赦小子之罪。實是妖頭同朱錫傑與朱八計謀。遣入天。

朝行刺。那朱八魔鬼入心。實來爲此事也。

天父吩咐小臣曾天芳。令人傳朱錫琨黃文安到來。小臣曾天芳對曰。遵命。片刻朱錫琨黃文安到前跪問曰。

天父下凡。

天父曰。朱錫琨昨夜更候。周錫能同朱八與爾講有何話。朱錫琨曰。昨夜周錫能同朱八誘惑小子去投妖。包有封賞。小子則憤怒說他。此事斷不是我所爲也。至今早小子適逢承命往水關軍營造冊。意欲今晚回來。然後稟報。不覺至操勞。

天父下凡。小子知罪。求天父格外開恩。

天父責罵朱錫珉曰。爾聞說此情。理該即刻稟報爾千歲。奏知

爾

主天王。則爲是也。我何爲傳爾到來。爾方訴出。

天父卽令杖他一百。

天父又責朱錫珉曰。爾身現居監軍。不知緩急之事。又令再杖一百。

天父問黃文安曰。黃文安。爾昨晚周錫能與爾說有何話。黃文安對曰。小子問周錫能如何設身回來。周錫能與小子說曰。他是假辦妖壯。投入新墟妖營。今在妖營脫身回來。小子又問他那些還有多少妖兵。周錫能與小子說

曰。那妖兵不多。約後日初三來開仗。小子又問他。既在那妖營回來。有知得那妖頭有如何詭計麼。周錫能曰。那妖魔無有詭計。只設。但知得那妖頭。今欲用人投營。誘惑我們軍心。又說他前投在妖營時。受了妖封六品頂戴。又說妖計不願與聖兵對戰。欲以銀錢買和。小子所得周錫能之話如此。

天父責黃文安曰。爾知此情緣。何不即刻稟報爾千歲。黃文安對曰。小子知罪。求。

天父格外開恩。小子一時昧錯。以為他開言。不覺推其好意。

天父責黃文安曰。爾現奉。

天命巡查。身居何職。該杖一百。杖畢。

天父恩謂黃文安曰。爾自今以後。每事俱要推明。時加格外靈變。黃文安對曰。小子蒙

天父開恩。化心小子。下次不敢怠惰。遵

天父教導。

天父命北王出東王殿前。曉諭兵將。北王承

天父命大聲唱道。衆兵將。今我們托賴

天父皇上帝權能。破殘妖魔鬼計。指出周錫能反骨偏心。謀反

對天。衆兵將同心踴躍。立志頂天。天做事。天擔當。齊要

放膽。時刻要記念

天父權能恩德。每事要加時長靈變。衆兵將同心唱嘆。

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也。

天父皇上帝。嗟謂周錫能曰。錫能。

天父皇上帝。指出爾所較計。謀反逆天。不指差爾。亦不冤屈爾也。

依爾自己供詞。亦無差也。周錫能自悔對曰。

天父所指小子之錯。無差矣。小子自供謀反逆天情由。亦無

差矣。周錫能自知錯入法紀。罪無可寬。悔之晚矣。斯時

皇上帝聖兵。合軍兵將。其怒切齒。伏求

天父皇上帝。下令。卽將謀反妖魔。凌剝焚灰。

天父諭衆小曰。爾衆小放膽。不妨同心踴躍。立志頂天。我自奉

主張也。

天父又吩咐

天王曰。秀全爾寬心。我回天矣。其時

天父回天。既三更矣。眾朝臣護衛。

天王回殿。山呼萬歲後。各職回衙。虔謝頌讚。

天父恩德。談敘

天父無所不知。權能闡一。忽然

天父又下凡。令楊運清。國宗兄。命人到各王府。傳知各千歲。小

臣會天芳。蒙得天與各官員。一齊同到

天父面前跪問

天父如此勞心下凡

天父吩咐南王北王翼王及各官員等曰我今晚破殘妖魔鬼計並誅滅變怪妖魔爾眾小再加時時靈變每事有我作主不妨眾等對曰小子知得

天父權能大求

天父看顧化心

天父曰爾眾小未知

天父權能且看今晚未知

天父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亦觀今晚爾眾小要認真

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膽立志頂天不妨我自有主張

也衆等對曰蒙得

天父勞心教導小子。

天父曰。各各寬心。我回天矣。嗣後合軍人等。同喜沾。

天父恩德。卽宰猪牛敬拜虔謝。

天父皇上帝。破滅凡間妖魔鬼計。看顧衆小。權能恩德也。次日

奉

天父命。將周錫能及其妻蔡晚妹。其子周理真。龍串妖人朱八。陳五等。細縛起解之時。周錫能自知死罪難逃。一時良心發見。大聲呼喊。衆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盡忠報國。不好學我周錫能反骨逆天。其妻蔡晚妹亦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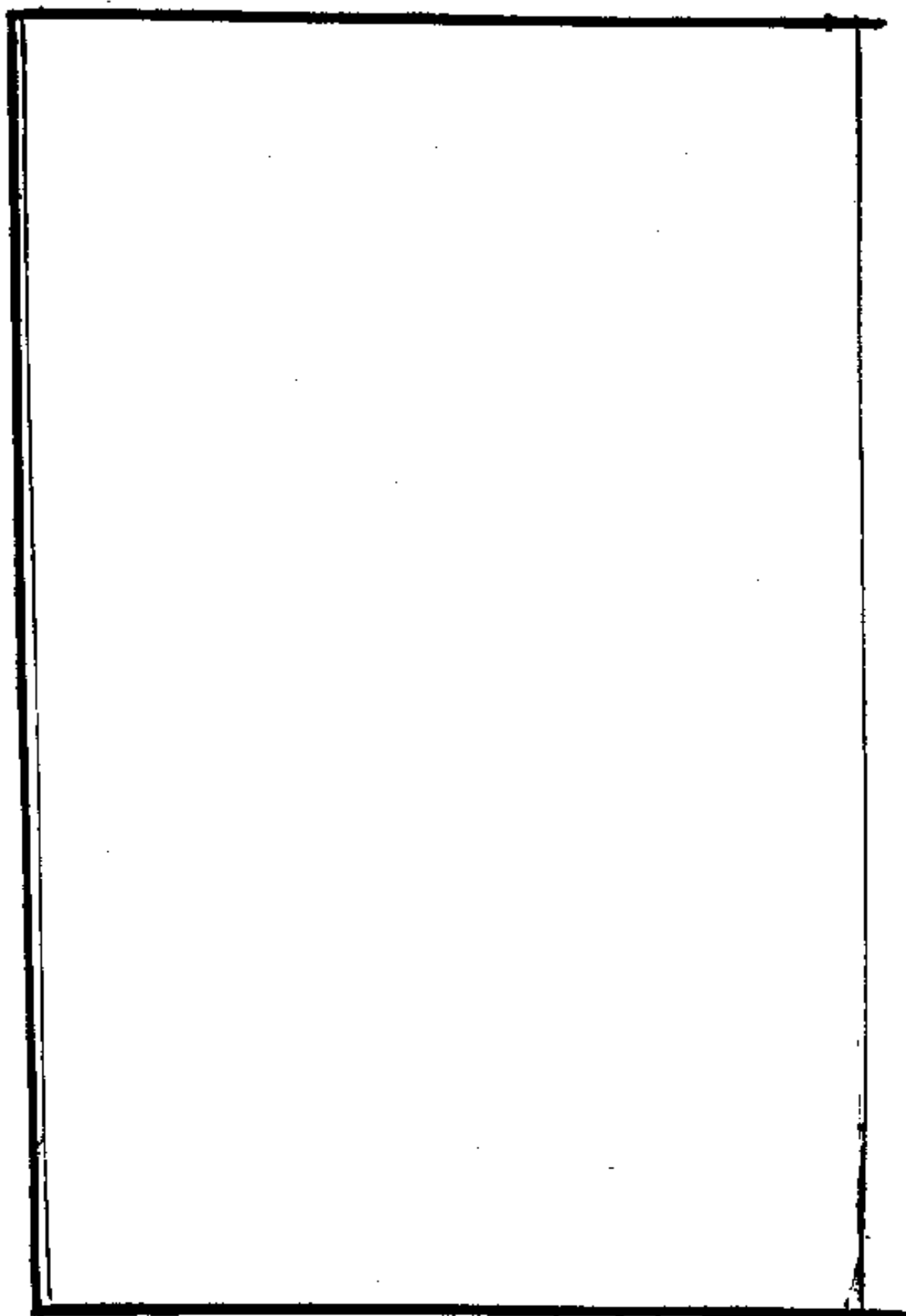
指其夫大聲罵曰。今日真是天做事。爾今如此反骨逆天。真是天誅爾。那時爾對我說。欲謀此事。我苦勸爾不好。今連我母子被爾害死。真是害人害自己矣。時朱錫環枷鎖在朝門示衆。亦大聲呼喊曰。衆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錫環實托賴。

天父權能不然。險被我血叔朱八所害矣。我血叔如此狠心。衆兄弟要將他凌剔矣。其時朝廷有姊妹傳聞曰。不怪得周錫能妻蔡晚妹吩咐其子周理真曰。理真爾穿此布衣不久。三天後就有細緞爾穿矣。又有姊妹傳聞曰。見他昨晚打整行李。預備其夫做事。卽周錫能在那日觀。

探城機亦極力磨利。關刀預備在那晚做事。誰知
天父皇上帝有主張。忽然下几指出真情。謀事不成。反陷地獄。
受永苦矣。哀哉。

刻新年二子壬国天平太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詔書總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天王詔曰

戊申歲三月

天父上主皇上帝耶穌基督聖子凡我子民
在詔

書是年九月

天兄救世主耶穌基督聖子凡我子民
在詔

在詔書今恐通事未
能熟知

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

天兄聖旨命令致有誤逆天命天父也故特將聖書尋

閱

天父

天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

天父

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

天父諭衆小曰。衆小認得

天父

天兄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

天父

天兄

天父又曰。衆小爾認得爾主上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我
主上。

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

天王。地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

顧

一

辛

天兄救

令

做

要

退

同

來自有高封也。倘教導之後爾各人尚有犯天條者。倘有不遵令者。倘有忤逆頂頸者。倘有臨陣退縮者。爾莫怪我高兄發令誅爾也。

辛開七月十三日。時在莫村。

天兄耶穌大罵各爲私不公草不忠草。

是晚二更時在紫荊山茶地。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

天父下凡又幾年。

天兄護降苦同先。

耶穌爲爾救世主。

盡心教導本仍然。

天父生全爲爾主。
爾們多有重逆令。

何不盡忠妄修前。
我無指出膽如天。

皇上帝又曰

瞞天莫道天不知。
看爾些有無膽志。
爾想三更逃黑路。
各爲爾王行真道。

天量如海也無遲。
不做忠臣到何時。
不過天光怒鬼迷。
信實天父莫狐疑。

皇上帝又曰今我

天父親身下凡教導衆小。見有衆小不遵天命場場行事。

多有不同心。今天爾食何飯爲何事。差爾誅妖。何不同心。何不同力。何不同向前。

天父講過自今以後。誅妖有一個小不去。有一個小臨陣。真真莫道天不知。爾已知得。認得。

天父有能。衆小遵命。再述者莫怪。各小真心放膽理天事也。

十四朝

皇上帝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爲。

天降爾王爲真主。

何用煩惱膽心飛。

皇上帝曰

真小今知兄前苦。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不心雄戰勝回。
何嘗臨陣似屢屢。

皇上帝曰

自古死生天排定。
靈祇本是由天父。

那有由己得成人。
今時不醒做何民。

辛開七月二十六夜時在莫村

天父上主皇上帝殺黃以鎮曰

黃以鎮逆令雙重。

雲中雪下罪難容。

膽敢瞞天無信德。

陣中兩草退英雄。

真神能造山河海。

不信弘爺爲何功。

爾們衆小遵天誠。

逆同以鎮罪無窮。

辛開十月二十日晴在永安

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

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變。

總不能走得我。

天父 天兄手下過也。

辛開十二月初三日時在永安

天父上主皇上帝曰

萬方兒小別家庭。
前未勤王當虎豹。
不信山中清貴止。
憑據權能天作主。

離鄉立志做忠臣。
今知有主可成人。
亦念幼爺立主真。
未團敢碎妖如塵。

皇上帝又曰

千金千囑千瞞天。
千爾千要千新過。

千時千話千開言。
千祈千鍊千果然。

上帝又曰

萬方萬國萬來朝。

萬山萬水萬飄送。

萬里萬里萬鑽至。

萬知萬福萬功勞。

另續

天王詔旨列後庚戌十二月初旬時在金日

天王令曰

一遵條命

二別男行女行

三秋臺莫犯

四公心和難各遵頭目約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

辛亥七月十九日時在茶地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頂

天父

天兄網常總不用慌萬事皆是

天父

天兄排定萬難皆是

天父

天兄試心各宜真草聖草耐草對緊

天父

天兄也

天父前有言曰。越寒天越退衣。各堅耐。萬不知衆兵將各宜醒醒。今據奏說現無鹽。移營是。又據奏說多病傷。護持緊。兄弟姊妹一個不保齊。辱及

天父

天兄也。今行營其令各軍各營。隊伍宜整齊堅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前軍主將貴妹夫。左軍主將達胞。同統戊壹監軍。前壹軍帥。前貳軍帥。左壹軍帥。左貳軍帥。開通前路。中軍主將清胞。統土壹總制。中壹軍帥。中貳軍帥。及前選侍衛二

十名護中右軍王將正廳。後軍王將山胞同統右
壹軍帥。右貳軍帥。後壹軍帥。後貳軍帥。押後。每行
營伍營各軍各營宜間勻連絡。首尾相應努力護
持老幼男女病傷。總要個個保齊。同見小天堂威
風。衆兵將各各遵欽此。

此是前時行營坐營鋪排如是。今宜聽東王將令。
辛開八月初三日。時在莫村。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心同
力同向前。萬事皆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千祈莫慌。

真神能造山河海。

天羅地網重圍住。

日夜巡邏嚴預備。

岳飛五百破萬。

欽此。

辛開八月十九日時在舟中

天王詔令衆兵將千祈遵天令。不得再逆。朕實情諭

任那妖魔一箇來。

爾們兵將把心開。

運籌設策夜銜枚。

何況妖魔滅絕該。

爾眼前不貪生怕死。後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爾若貪生便不生怕死。便會死。又眼前不貪安怕苦。後來上天堂。便永安無苦。爾若貪安便不安怕苦。便會苦。總之遵天誠。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獄。衆兵將千祈醒醒。再逆者莫怪。欽此。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總要一條草對緊。

天父

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九月二十五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厥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

天父

天兄綱常。今詔令各軍。每場殺妖後。各兩司馬。立即記錄。自己管下兵某名。頭頂遵令向前。則畫圓圈。以

記其功。某名頭頂逆令退縮。則畫交叉。以記其罪。中等者免記錄。記錄冊成。兩司馬執冊達卒長。卒長達旅帥。旅帥達師帥。師帥達軍帥。軍帥達監軍。監軍達總制。總制次遞達丞相。丞相達軍帥。軍帥轉奏侯。到小天堂。以定官職高低。小功有小賞。大功有大封。各宜努力自愛。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衆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

天父

天兄綱常當前。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衆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忠報國到底。

天父

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

封從前及後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封及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情諭爾我等既幸得爲

天父子女又幸得爲

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彊朕問爾

天父

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衆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

天兄網常。妖魔詭計百出。衆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

怨鬼迷也。欽此。

辛開十月二十五日

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各宜認實真道而行。

天父上主皇上帝。纔是真神。

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

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纔是上。纔是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
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

天父也。

天父是

天聖父。

天兄是

救世聖主。

天父

天兄纔是聖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聖致冒犯

天父

天兄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爺。是父爺。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爲王爺姑從凡間至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

天父

天父纔是命也。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爲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后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並欽此。

壬子正月二十七日

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男女兵將。千祈遵天條。茲今特詔今清胞。貴妹。夫山胞。正胞。達胞。暨各軍各頭領。

務宜時時嚴查軍中。有犯第七天條否。如有犯第
七天條者。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衆。決無寬
赦。衆兵將千祈莫容忍包藏。致干

天父皇上帝義怒。各宜醒醒。欽此

壬子二月三十日。時在永安

天王詔令通軍男將女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
耐威武。放膽誅妖。任那妖魔千萬算。難走

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尙造成。各信玃爺爲好漢。高天差
爾誅妖魔。

天父

天兄時顧看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著衣僅替換同心。
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
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
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勞馬汗。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
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
斬首示衆。欽此。

天王詔旨

詔曰。咨爾臣工。當別男女。男理外事。內非所宜聞。女理內事。外非所宜聞。朕故特詔。繼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宮。臣下宜謹慎。總稱娘娘。后宮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后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也。后宮而永不准臣下見。臣下宜低頭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窺看后宮面者。斬不赦也。后宮聲。永不准臣下傳。臣下。女官有敢傳后宮言語出外者。斬不赦也。臣

下詔永不准傳入。臣下話有敢傳入者。傳遞人斬不赦。某臣下斬不赦也。朕實精詔爾等。后宮爲治化之原。宮城爲風俗之本。朕非好爲嚴別。誠體

天父

天兄聖旨。新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斷斷不得也。自今朕既詔明。不獨眼前臣下宜遵。

天朝天國萬萬年。子子孫孫暨前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語也。欽此。

癸卯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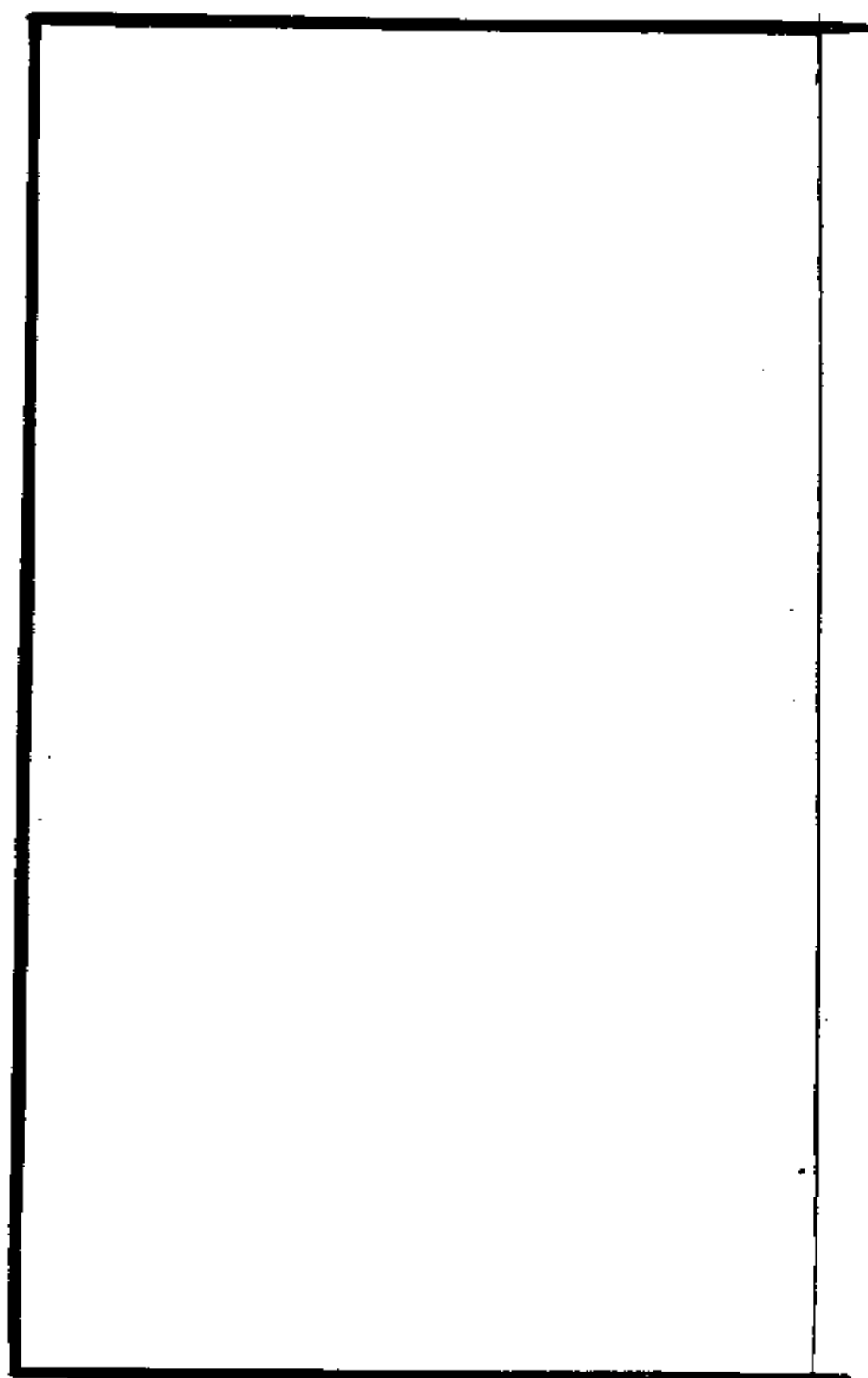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壬子年二刻新

太平天国

准頒行詔書

禾乃師贖病主易
左輔正軍師東王才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奏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詔書總目 上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旨准頒行共有十四部

眞天命太平

天降妖

天父皇上帝當初

皇上帝是神能是鐵

國俱有記

皇上帝之權能溯自

皇上帝造有天地以

皇上帝大發威怒

頁行詔書

上帝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矣。第

二次大怒。

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國矣。第三次大怒。

上帝遣

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大國替世人贖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

丁酉歲。

上帝遣天使接

天王昇天。命誅妖復差

天王作主救人。戊申歲

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纏。三月

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

救世主耶穌降凡顯出無數權能。誅盡幾多魔鬼。場場大戰。

妖魔何能鬪得天過且問

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者也。爾世人還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見

皇上帝榮光。爾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時。得見

太平天日。爾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願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今滿妖咸豐。原屬胡奴。乃我中國世讎。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

真神。大叛逆

頁下召書

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嗟爾團勇。不知木本水源。情願足上首下。瞞高天之大德。反顏事讎。受蛇魔之迷。經忘恩背。

主不思已爲中國之善士。本屬天朝之良民。竟輕舉其足於亡滅之路。而不知愛惜也。即況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須知天生。員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孰料良心盡泯。而反北面於讎敵者也。今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起義。大振旂旗。報不共戴天之讎。共立勳。

王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本軍師體

上帝好生之德。痼瘵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爲懷。統帥將士。盡忠報國。不得不徹始徹終。實情諭爾等知悉也。獨不思天既生

真主以御民。自必扶

天王以開國。縱妖魔百萬。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關乎。但不教而誅。問心何忍。坐視不救。仁者弗爲。故特別切曉諭。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

真神。丟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執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時噬臍悔之晚矣。切切特諭。

スルヲ得

ノ

ハ

真天命太平天国

禾乃師贖病主楊左輔正軍師東王

爲奉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

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

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

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虐。混亂

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

不爲怪。中国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燄蒼穹。淫毒穢

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

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

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關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是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清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畧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

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嬖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

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暑不憐恤。坐視其餓
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
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
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
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
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
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
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
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
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

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艷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

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代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

皇天震怒。命我

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祖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懾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

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彘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

皇上帝開大恩。命我

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獲強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

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

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爲

上帝報。騰天之辭。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
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

禾乃師贖病主
真天命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諭救一切

天生天養凡屬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諭救一切中國人民。從前不知大義。悞幫妖胡。自害中國者。曰爾等盡是

上帝子女。爾等知否。本軍師實情諭爾等。爾等肉身。是爾凡肉。父母所生。爾等靈。是

上帝所生。

上帝是。本軍師親爺。亦是爾等親爺。又亦是天下萬國人民親爺。此所以古語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今爾等

丟親爺拜魔鬼。魔鬼是

上帝親爺。敵亦是。本軍師敵。又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

人民敵。魔鬼者何。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各菩薩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紅眼睛。閻羅妖之妖徒鬼卒也。蛇魔紅眼睛。閻羅妖者何。就是

皇上帝當初造天造地之時。所造生之老蛇。今既變爲妖怪。能變得十七八變。東海龍妖亦是他。正是妖頭鬼頭。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落十八重地獄。做他妖徒鬼卒。聽他受用淫污者也。爾等靜想。魔鬼既是專迷惑纏捉上帝子女。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非是。本軍師敵。

敵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而何夫惡鬼既是
讎敵焚華之不服反伸首就他任其纏捉俗語云豆腐
是水調鹽是鬼又俗語云走鬼走入廟爾等聽過否爾
等果有靈心未死將此等俗語靜想亦可以翻然醒悟
追悔丟了親爺莫大之罪且中了讎敵詭計後來墜入
地獄沉淪聽鬼淫污狗咁賤賤過狗矣今

天父上至皇上帝恩憐凡人中魔鬼毒計丁酉歲差天使接
天王昇天

上帝親命

天王誅妖復差

則計日

天王降凡作主救人戊申歲三月

上帝降凡至張九月

天兄耶穌降凡拯救今既五年矣。

本軍師不實情論明爾

等爾等無知反天逆天致陷地獄受千年萬萬載永苦。

本軍師問心何忍故今特剴切諭明爾等速即丟魔鬼

歸親爺方可受天百祿也。本軍師又實情救爾等爾

等多是中國人民既是中國人民何其愚蠢難髮從妖

胡衣胡服甘做妖胡奴狗足上首下尊卑顛倒爾等知

否以中國制妖胡至御奴也順也以妖胡制中國奴欺

主也逆也中國甚大諒多明識大義之人今幸

上帝大開天恩。差

天王降凡。作天下萬國太平真主。特諭中國人民。從前俱在妖營。幫妖逆天。今聞本軍師諭。有能即明大義。約同中國人民。擒斬妖胡頭目首級。親到

天朝投降者。本軍師不獨赦宥爾等前愆。且將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祿。封賞爾等。我

主江山萬萬年。爾子爾孫世襲官爵萬萬年。且爾等本身既認識

上帝親爺。脫鬼成人。在世榮耀無比。在天享福無疆。永遠威風。永遠尊貴。豈不勝過幫妖變鬼。生則受鬼迷纏。死則作

鬼奴卒受其淫污惡毒。變成大腫痲瘋。變成難看惡鬼。永遠在十八重地獄。受無窮無盡苦楚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如有能辨之人。速即反戈替天誅妖。以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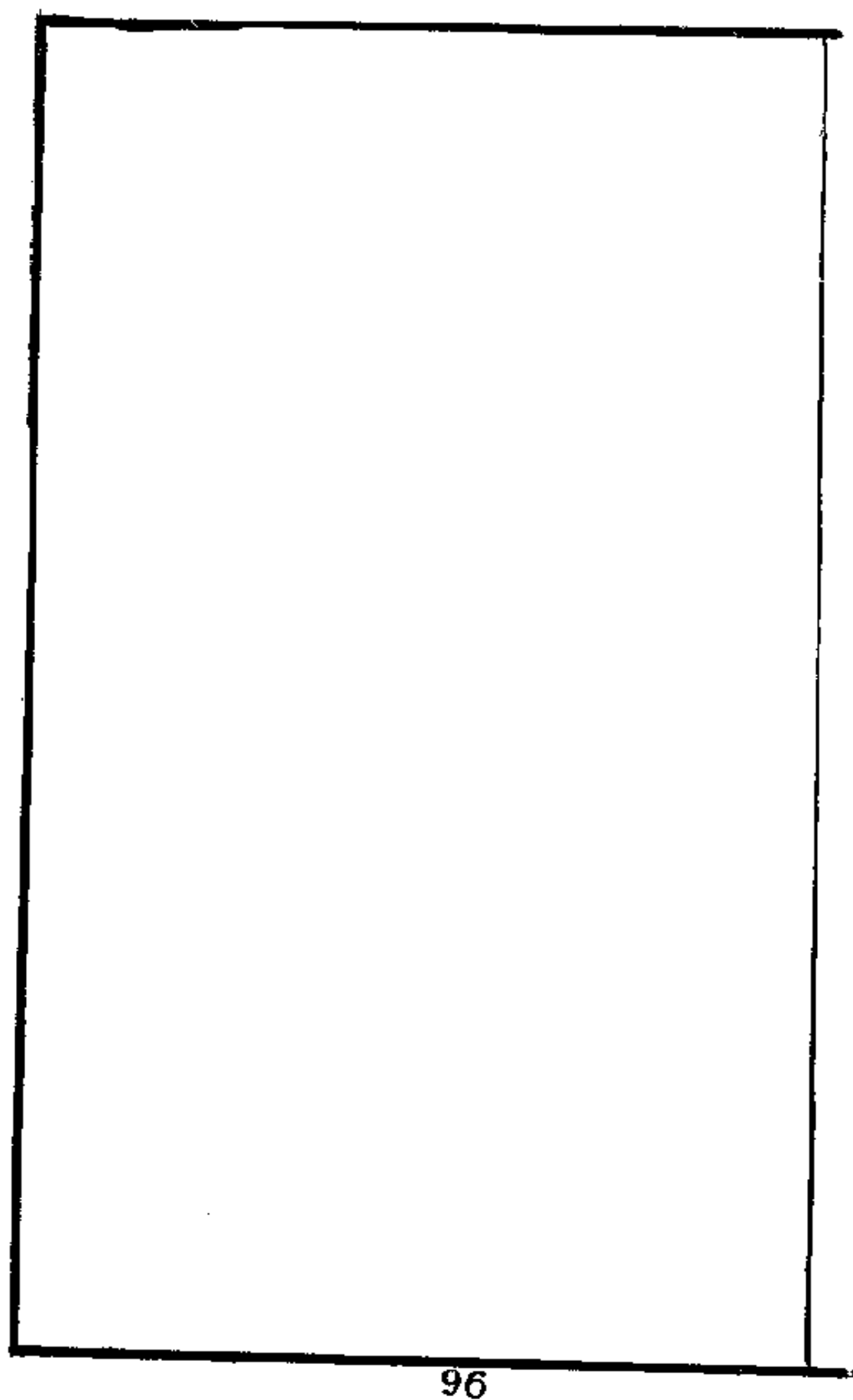
上帝至意。

上帝幸甚。其自高天以下。實嘉爾等同心翊贊之力。

本軍師決不食言。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各宜遵行。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鐫

天朝田畝制度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二十一部

天朝田畝制度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承相稟

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

軍師遵行功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從者每年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尙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

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
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
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
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
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
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
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
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

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
人不飽煖也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
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
分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

一畝五分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麋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

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

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

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

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至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

馬教讀舊遺詔

聖書新遺詔

聖書及真命詔

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

祭奠

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脩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兩
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卒長聽
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
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
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承相稟

軍師軍師奏

天王天王降旨命

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

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奸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爲賢爲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列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並舉姓名

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尙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

軍師軍師啓

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並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

惡蹟則列其惡蹟詳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其核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姓名並自己所保陞奏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其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詳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承相稟

軍師軍帥將各欽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

天王主斷

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衛謫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超陞各監軍所保陞各軍帥或陞爲監軍或陞爲侍衛謫各監軍所奏貶各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謫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爲下一等或貶下二等或貶爲農

天王降旨

軍師宣丞相丞相宣檢點指揮將軍侍衛總統總制次宣監軍監軍宣各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諸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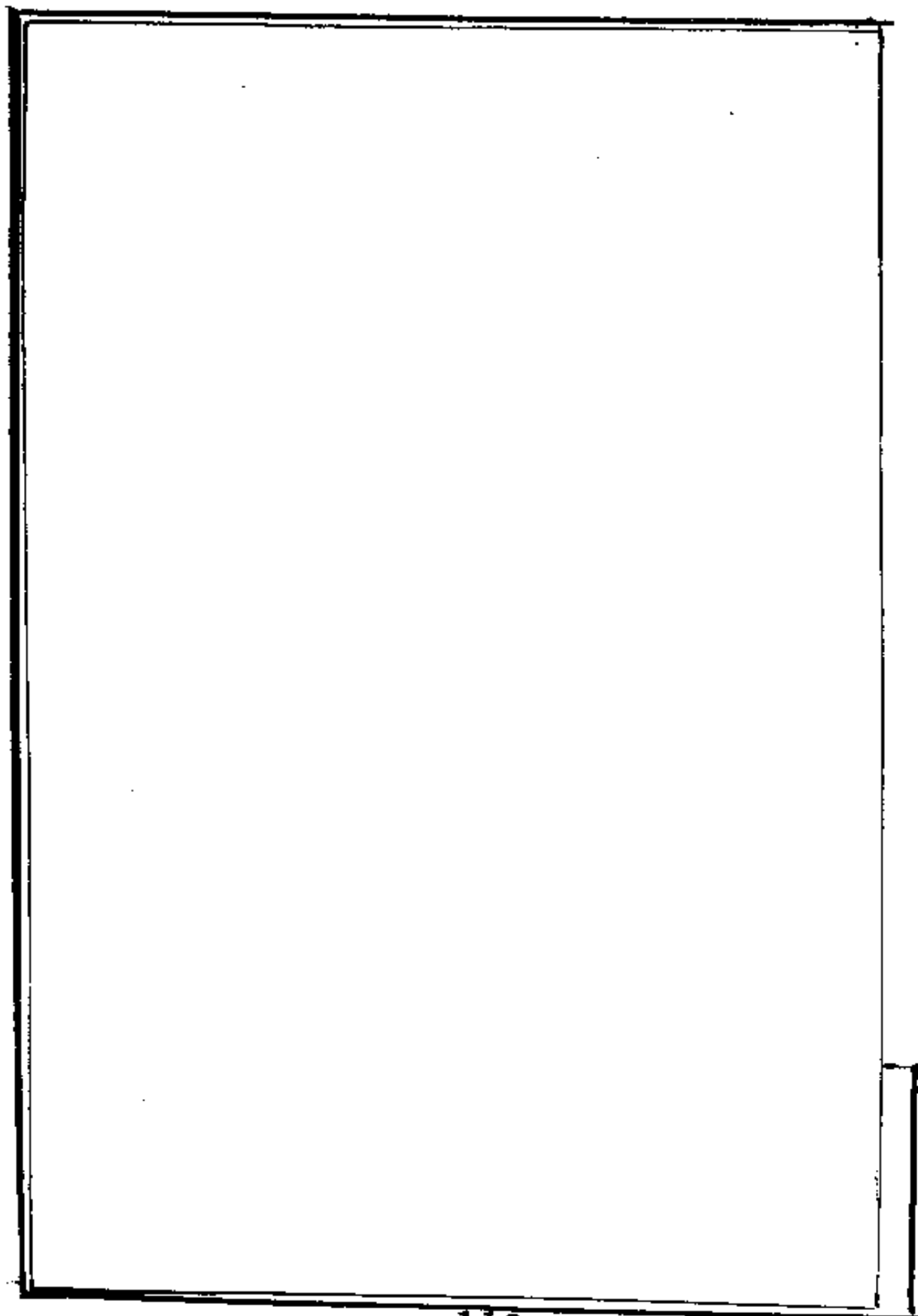
天王亦准其尙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尙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

功大勲及大奸不法等事

天王准其尙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尙保陞奏貶在下
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所列賢
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
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
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
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
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
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
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
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
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五百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鐫

天父下凡詔書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父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旨准頒行共有二十部

十一月二十日是禮拜之辰

北王與頂天侯及丞相等官到東府請安並議國政事務議畢

北王同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安福

東王命

北主回府暨各官回衙

東王回入內殿不一時

天父下凡詔楊水嬌胡九妹譚晚妹謝晚妹曰爾小女等前來聽我

天父吩咐楊水嬌同女承宣官齊到

天父面前跪下請問曰

天父勞心下凡小女等齊到敬聽

天父聖旨求

天父教導

天父義怒良久不語女官又請曰操勞我

天父下凡小子小女實有錯過罪有餘辜懇求

天父天恩已斗旨一集

天父下凡詔書

二

天父赦宥請

天父息怒待求之又求求得甚多

天父始曰爾衆小既知有罪速傳爾

北王到來聽我

天父吩咐女承宣官對曰遵

天父聖旨女承宣官卽趨出二府門鳴鼓將

天父下凡命

北王到來之

旨傳與男承官男承宣官遵命卽往 北府稟報

北王到東府聽

天父下凡

聖旨

天父又詔女丞相楊水嬌胡九妹曰爾

北王現未到來我吩咐爾爾將我

聖旨稟奏爾

東王知道命爾

東王登朝啓奏爾

主天王我實因爾

主天王性氣太烈性既似我量亦要似我也

主宰天下凡事皆要從寬譬如女官在

天朝佐理

天事者多是不明

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處務要悠揚教導海量寬容使其心悅誠服

天事方可週理若是嚴性過甚未免其方寸多亂不知如何樣作法方能稱旨以

此心無定見身無安居一事既錯萬事皆非不若從容指示訓誨使其
習鍊自可圓成即今

幼主我

天父降生雖性本善然亦要及時教導方不至性相近而爲習相遠也現今將其
初生本性順機教導使其鍊得正正爲天下萬國規模使天下萬國皆
爲法則觀其所言所行合乎

天情者則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

天情之處便要節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爲女官對曰小女遵

天亞爺聖旨

天父又曰楊長妹石汀蘭現在

天朝佐理

天事亦已有日況此兩小女分屬王姑情同國宗至于朱九妹兩大小亦有前功

准其一體休息免其理事或在

天朝或居東府安享

天福也又

旨詔在

天朝未免日近

天顏人臣侍君固屬分所當然但無理事又不若令其在

東府享福更爲妥便也至若

天朝事務乃係

大事人人亦該理得另派他人理事可耳女官對曰荷蒙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小女遵

旨自當將

天父聖旨稟奏

天父下凡詔書

四

東王

大父曰爾等遵旨便是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後維時

北王與頂天侯等纔到東府頭門未知

天父回天旋率衆官跪下禱曰小子等屢多錯過致勞

天父操心下凡懇求

天父赦罪開恩教導小子禱求已畢仍跪在地下卽命男承宣鳴鼓傳女官稟奏

事女承宣聽聞鼓響卽自內殿出至頭府門視見

北王卽稟報曰適纔

天父勞心下凡今已回天矣

北王同頂天侯大人平身

北王起身問曰

天父開恩下凡是何教導女承宣官對曰

天父聖旨命

東王與

北王同朝官登朝命

東王將

天父聖旨啓奏

天王用性要寬氣要悠揚又要教導

幼主並恩免

天朝四女師理事等 旨

東王遵

天父旨命令欲登朝矣

北王曰爾當稟奏

天父天恩下凡第一集

天父下凡詔書

五

東王說 本軍師到來請候

金安女承宣即領命稟奏

東王

東王曰

北王既已來到宜傳進殿

北王與衆官進殿跪呼千歲叩謝

東王恩典曰今日我們一班弟妹真真好得我

四兄乃理牽帶方得成人今日

天父開此大恩下凡教導小弟等實沾恩德靡涯並天下弟妹重重更沾

天父之大福矣

東王曰

天父真是勞心弟與衆官總要知

天恩可也

北王與衆官對曰遵

東王金諭

東王又曰

天父有聖旨命我們登朝吾等當速登朝啓奏也即令伺候

北王與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乘輿

東王亦命

北王與衆朝官先往

天朝

北王將到

天朝忽謂 北殿承宣官陳德松曰爾當急往迎着金輿請

東王金諭或先到朝廳或直入朝門承宣領命飛迎金輿傳 東殿僕射

曰

東王在輿內安福不敢驚駕 北殿承宣聞得

東王安福遂不敢重請即飛回稟報

北王

北王聽得

東王安福連忙下輿徒步趕赴途中卽跪下問曰

天父勞心下凡

天父詔曰是也爾速將金輿抬至金龍殿前

北王對曰遵

天父聖旨即急傳命

天朝女官啓奏

天王命畢卽偕丞相及衆官將

東王金輿抬進朝門

天王聞得女官傳得

北王所奏

天父勞心下凡亦忙步出二朝門內迎接

天父

天父怒

天王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

天王跪下同

北王及朝官一齊對曰小子知錯求

天父開恩赦宥

天父大聲曰爾知有錯卽杖四十其時

天父下凡詔書

七

北王與衆官俯伏地下一齊哭求

天父開恩赦宥我

主應有之責小子等願代

天王受杖

天王曰諸弟不得逆

天父之旨

天父開恩教導爾哥子自當受責

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責杖

天王

天王對曰小子遵

旨卽俯伏受杖

天父詔曰爾已遵

旨我便不杖爾但有石汀蘭楊長妹當使其各至王府與國宗一體安享天福無用協理

天事朱九妹兩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餘皆等爾清胞奏爾也言畢

天父回天

北王及衆官衛扶

天王回殿頂天侯負

東王登殿

天王曰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我們小子總要知得

天恩衆官跪下山呼萬歲皆對曰遵

旨

北王稟奏

東王曰四哥

天父又勞心下凡來

東王喜曰又勞

天父下凡

天父真正是勞心多矣

東王遂啓奏

天王曰適纔

天父在弟府內下凡命小弟等登朝啓奏我

主二兄

天王問曰清胞

天父有何

聖旨

東王對曰

天父聖旨命

二兄要將

幼主時時教導須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總要合乎準則
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

天父降雨之時

幼主意欲出去遊玩若任其意遊玩是必雨淋身濕卽此一事就要節制
使其天晴之時方可遊玩又言女官在

天朝理事多有不週之處

天父又命小弟啓奏我

主二兄女官若有小過暫且寬恕卽使教導亦要悠然使他無驚慌之心譬

如鑿池挖塘而論不比築城作營若遇天時雨雪霏霏卽令其暫且休息以待來日現下雨雪寒凍毋用緊挖如此安慰彼必寬意樂心知恩感德勇於從事事必易成前七月間

天父下凡改前誠語有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二兄尙過高天

天情道理自然無所不曉但這爲女官者本是女流知識有限

天情道理何能一久曉得閒時見

二兄在殿前女官面覲

天顏未免理事不週致觸

二兄義怒故此時常驚恐且爲臣者在君殿前作事亦不甚方便卽如章正胞弟而論時在弟府殿前議事尙有驚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何況女官在

二兄面前乎

東王又啓奏曰譬如男官女官或犯死罪固是定由我

二兄奉

天法誅戮以正

天法以儆後犯然在小弟細思其犯人固屬死有餘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殺之未免有悞小弟大胆凡屬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懇求

二兄格外開恩交付弟等細心嚴查究問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卽懇

二兄開恩赦若實犯死罪至極無可寬宥者啓奏

二兄御照處決如此庶無不白之冤而我

二兄之恩威並行賞罰更爲週密矣但不知是否惟懇

二兄開恩詔明

天王詔曰胞所奏極是真真

天父愛善惡惡慈祥審慎之仁心也爾

兄性本烈未有胞奏恐有悞殺今聽胞奏不但爾

兄不致有悞殺後人觀此亦不敢草率也自今以後

兄每事必與胞商酌而後行使後人爲君者每事亦效法乎尙亦與賢臣商

酌而後行庶不致有悞也

東王亦啓奏曰此非小弟能想能週到皆蒙

天父

天兄化心及我

二兄之鴻恩優容也

天王詔曰胞奏此理甚是則必記詔以垂教萬世使萬萬世爲主爲臣皆要

遵此行爲庶使

天父好生之心永遠常昭而恬熙之風永垂不朽

東王對曰此乃

二兄明德立於永遠法式真爲美也

東王又諭衆官曰爾等爲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稟或是或非且隨他直稟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見他有不合之處卽大聲罵他致他心無定見常多驚恐卽有錯處亦須待他言畢悠然教導不然恐他自後卽有合理之處其亦不敢來稟也

天王降旨詔衆官曰爾爲官者須知爾

東王所言卽是

天父所言也爾等皆當欣遵衆官對曰遵

旨

天王又詔

北王曰

兄要遵

天父聖旨杖責方合道理

北王對曰

天父開恩不用杖責

二兄寬心遵

天父聖旨是也

東王問

北王曰

天父下凡

聖旨如何

北王對曰

天父初時即令杖責

二兄後因

二兄違

旨

天父即開恩不杖

東王啓奏曰求

二兄寬心

天父已經開恩

二兄違

天父聖旨無用杖責便是也

天王曰我轉高天之時

天下天國之斗角一集

天父下凡詔書

十二

天亞爺之性還過烈也總是

天亞爺有海底量今日

天父勞心下凡命杖責爾

二兄者因爾

二兄肚量狹隘之過從前爾

兄轉天之時妖魔侵尙

天庭

天父還容得他過命我暫且容他他服便罷何況今日女官有些小過卽令杖責

非量狹而何

東王對曰

二兄性格乃是

天父生成子肖

父性非量小也

二兄寬懷坐享

天國萬壽無疆者也奏畢

東王

北王偕衆官跪下山呼

萬歲奏

旨退朝退出朝門

北王與衆官卽送

東王回府回至府內

東王昇殿衆官跪呼千歲畢

東王諭衆官曰 本軍師今日將

天父聖旨啓奏我

主二兄未知是否

北王與衆官對曰

東王所奏者乃奉

天父聖旨皆合

天心無有不是者也

東王又曰爾等爲官凡尊者不合爾爲卑者要直稟不妨卽如本軍師有

錯爾等亦要直稟奏也衆官對曰遵令

北王偕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同內殿安福卽偕衆官出府各令回衙

北王亦回府矣

二十二日

東王因

天父下凡在

天朝欲令杖責

天王自回府後細思

天父之所以教導

天王者正是教導天下萬國臣民也我們爲弟者正當登朝請安勸慰
二兄寬心安福方合

天情道理立意已定卽令承宣官飛馬稟報

北王及頂天侯要去登朝又令女官登樓鳴伺候號令鑼三陣凡理
府事務之官員及典官執事人等一齊到東府門前伺候

東王立時坐殿各官進殿跪呼千歲

東王卽諭衆官曰我

天王爲天下萬國之

眞主前二十日

天父勞心下凡教導

天王即是教導我們及天下萬國之弟妹也我等固蒙

天父教導即天下萬國亦皆同沾

天恩但前日

天父教導

天王而

天王之心雖未嘗不歡懷但我們爲弟爲臣須要各盡其道譬如凡情爲長

兄者被父母責罵爲弟者還要去兄面前勸解何況我們

天王乃是萬國

眞主蒙

天父勞心下凡欲令杖責竟不到

天王面前請寬心安福乎 本軍師昨日意欲登朝請

天王御安因

大父勞心下凡故身體十分困倦致未果行今欲登朝爾衆官以爲何如其時

天官又副丞相曾釗揚秋官又正丞相盧賢拔對曰此種道理非蒙

東王教導卑職等實想不到也求

東王赦卑職等不曉事

主之罪

東王曰衆官無罪

人情道理不怪爾不曉得據爾等以爲登朝勸慰

天王爲是即便登朝可也遂輿而去及至朝門時朝儀等官跪迎

金駕

東王乃諭朝儀官曰黃期陞曰爾朝爲儀諒熟

人情道理前日

天父下凡教導

天王即是教導我們不過

天父聖意將

天王一人教導以爲我們天下臣民法則也爾等要知

本軍師今特來登朝恭請

御安求

天王寬心安福爾要傳令衆朝官皆要具本章來請

天王

御安方合道理譬如人情兄被父責弟不勸慰兄心豈是爲弟之道乎爾可

將此道理宣與衆官知之黃期陞對曰遵

東王教導卑職尊令

東王曰非

本軍師教導爾等實乃

天父

天兄化醒

本軍師之心使然也爾可將此道理傳諭各官毋謂

本軍師教導可也黃期陞對曰遵令不一時

天王坐金殿擂鼓啓朝門

東王

北王及頂天侯登殿山呼萬歲

天王卽詔曰清胞登朝有何政事啓奏

東王對曰小弟特請

二兄御安

天王詔曰兒體安康又詔

東王坐

東王謝坐啓奏曰小弟見昨日

天父如此勞心下凡教導雖是教導

二兄實是教導天下萬國我們一班弟妹也皆由我們爲弟妹有過故

天父欲教

二兄以爲天下弟妹法則也

天王詔曰爾

二兄果然有差處始操勞

天父下凡教導也

北王對曰

二兄無差總是我們爲弟之錯

東王卽求

天王赦罪迺直啓奏曰

二兄亦有些錯何也蓋

天兄開如此大恩差我

二兄爲天下萬國

眞主實應化導天下萬國人民個個合得

天父之心至

二兄行爲有些未合固是

二兄有過就是天下人民未能盡合

天心致累

二兄有些小之過也然不獨天下人民累

二兄有些小之過卽弟亦累

二兄成此些小之過以此推之

二兄本無過其過仍在小弟也何也

二兄有些想不到之事我們爲弟者即要想明議定登朝啓奏方是我們爲弟爲臣之道昔人云忠焉能勿誨乎何況我們今日荷蒙

天父

天兄開如此大恩我

二兄爲君我們小弟爲臣反不如成語之親切乎如遇我

二兄有未經細想之事弟即宜事事想明議定啓奏方合我們爲臣爲弟忠君敬兄之道至若爲君者有不明之處君則詔臣參議議定詔准施行臣有不明之處臣則啓奏請訓於君君則降旨施行如此方合爲君爲臣之道今小弟未盡厥職正是小弟爲臣之過也

天王曰清胞爾所奏者件件皆合

天情真真得

天父

天兄及爾

二兄之心也

東王對曰小弟所見實未合宜此乃

二兄過譽耳

天父化心所致也

於是又啓奏曰觀前日

天父下凡開恩教導

二兄發令杖責此更見

天父是

真神

二兄是

真主

神爺教真子絲毫無隱爲萬世法則使我

二兄教導

幼主

幼主以至萬萬世皆知遵

天父教我

二兄之道如此式法也況我

主二兄曾經尙過高天得蒙

天父親自一一教過然後始差下凡爲天下萬國

真主今日尙且有錯還要勞

天父下凡教導何況我

幼主年輕未知人性尙屬嬰孩今將

天父所賜景物戲弄破壞則可至若既知人性將來

天父賜來寶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來故意戲弄破壞則不可務要其體念物力維艱爲天下法則成語云節用而愛民由此而推可至萬世萬萬世爲慈父教其子忠臣諫其君之法則也諺云木從繩而得直君從諫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啓奏君則當從臣理君事亦必先啓奏始行如此則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盡善斷無後悔洵爲萬世良法也

天王曰兄今日之聽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璣誠爲啓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

東王對曰此非小弟之良皆托賴

天父之權能也

天王見

東王如此啓奏極爲欣慰歡喜遂降

詔旨命設

御宴恩賜

東王

北王及頂天侯同沐

天父鴻恩

天王詔曰頂天侯爾今日得在金龍殿內坐宴是

天父大開

天恩與爾者也朕同胞等皆是親承

帝命下凡頂

天父

天兄綱常者以理而論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龍殿設宴若至

幼主以後皆不准人臣在金龍殿食宴設若臣有功者欲賜宴以獎其功只准賜宴於朝廳斷不准在金龍殿內君臣同宴以肅體統也此一事極爲關係當記詔以垂永遠也頂天侯卽跪謝

天恩敬聆

御旨

東王聆

旨畢對曰

二兄詔得極是必須如此方可爲萬世永遠儀則也

東王又啓奏曰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然臣既有功則君即當優養體恤憐憫下忱常加恩典以獎其功卽如令

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

大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卽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則有穉子或則有立功之丈夫彼爲臣者既能舍家而顧國國爾而忘家公而忘私則爲君者自當體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歸其家省視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歸其家省視或准其一二禮拜日排班輪流而歸其家省視以哺其穉子以待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盡其先顧國後顧家之誼且又如今娘娘甚多其位尊其權重斷非女官之有意所敢抗然或有不得意於娘娘者或多加譴謫之詞倘不准女官啓奏則冤抑無由而伸此又宜准其女官啓奏

二兄方行主斷則曲直自見也此君使臣以禮之一道也又如宮城內有修整宮殿挖地築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止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

御日常注督其操作蓋

天威咫尺

御駕巡行之地每爲人之所敬畏故寧可任其布置方克有成若親督其操作反不能成功也此又君使臣以禮之道人主旣以如此推恩之禮以待其臣則爲臣者寧不愈加感激以忠其君乎推之待女官如此待男亦然設使出師者必要憐主在外辛苦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君旣體恤臣下臣下必自効其忠答報

主恩也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明驗也至若閭閻爲

王化之始宮中爲出治之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而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今蒙

天父開恩娘娘甚衆天金亦多固不可專聽娘娘之詞而不容天金啓奏亦不可專聽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啓奏凡有事故必准其兩人啓奏明白然後

二兄將其兩人啓奏之詞從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至有一偏之情也又娘娘服事我

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觸怒我

主二兄

二兄務必從寬教導不可用靴頭擊踢若用靴頭擊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誤

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須開恩免其服事另擇一宮閣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見亦可如此處待方爲合體倘此娘娘仍有小過觸怒我

主亦當免其杖責嚴加教導使勿再犯使得卽或忤

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後乃可治罪也

天王讚曰清胞所言真齊家治國平治天下之藥石要論也

東王又啓奏曰適纔小弟所言君有想不到之處皆要從良臣啓奏人君所

以有想不到之處皆由爲弟爲臣者不能因其心中當然之理想得明明議得定定來啓奏之故也即如龍一事前時我

二兄概貶爲妖此必

二兄誅妖心急而概貶之也據小弟意見或是寶貝龍方是龍故金龍殿用之服歸器件用之其餘東海老蛇及一切蛇妖迷懾人靈者方是妖也

天王曰清胞所言是也當前

天兄耶蘇下降平在山諭爾

兄曰龍是妖爾

兄又問

天兄曰金龍殿之龍是妖否

天兄曰金龍殿之龍是大寶也非妖也今奉

天兄所言寶貝龍實是龍實非妖其餘東海老蛇即是紅眼睛凡間人所稱闔

羅妖及一概蛇妖迷害人靈者名爲龍實是妖也當前爾

兄昇天時曾見有大金龍結成天尙金龍殿也又舊歲到漢陽將鑄金鑿金

龍頭爾

兄曾夢見有一金龍來朝此可見寶貝龍是龍而非妖也今而後

天國

天朝所刻之龍蓋是寶貝金龍不用射眼也

東王

北王對曰遵

旨

天王詔曰前日胞等具本啓奏言現下

天父賜得綢帛不其過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爾

二兄宮中袍服既足發出些與胞等共穿也

東王對曰小弟等既蒙

天父及

二兄鴻恩賜得亦有不用發出也

天王詔曰現今爾

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縫先

北王啓奏曰

二兄爲天下萬國

真主富有四海袍服雖足亦要時時縫來

東王啓奏曰求

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啓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緩些再縫
方見

二兄節用愛人之德正又弟何啓奏要時時縫也

天王讚曰清胞真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正胞爾雖是愛

兄之心誠終不若清胞直言無隱更爲可嘉也自後在爾

幼主之世凡爲臣者當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盡爲臣之道也東王對曰

小弟雖足爲爲臣者法但後日

幼主以後亦要法我

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諫方盡爲君之道也自古以來爲君者常多恃其

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悞殺之致使國政多乖

悔之晚矣

天王讚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薊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

爲萬世之典章也前

天兄耶蘇奉

天父上帝降生猶太國曾論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

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爲前

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卽是胞也

東王對曰非弟能以蒞石進

二兄實

二兄能從諫如流也歷代迄今豈無直諫之臣要其君之能納不能納耳

二兄欲以弟言爲萬世法惟願萬世之主自

幼主始皆如我

二兄納諫如流之

英主則千萬世年受

天之祐矣言畢

北王頂天侯山呼

萬歲請

天王寬心安福謝宴出朝

北王頂天候及東殿各官擁護隨侍

東王回府昇殿衆官跪呼千歲畢

東王謂

北王及頂天候曰爾

四兄今日啓奏之事似有冒瀆之罪幸得

二兄海底之量恩赦我們也

北王對曰

四兄所奏句句都是

天情

天理正是立

天國萬萬年之基業爲後世萬代君臣式法也請

四兄寬心

東王又諭衆官曰今蒙

天父大開

天恩差

大王爲萬國

眞主又差我們一班弟妹爲輔助各各總要眞心秉正全輔朝綱以邀天眷也衆官對曰遵

東王教導諭畢

北王同衆官跪呼千歲請

東王寬心安福

東王亦命

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勤理

太平天國史記第一集

天父下凡詔書

二十五

天事也

原道救世歌

太平詔書

原道救世歌

道之大原出於天

謹將天道覺羣賢

天道禍淫惟福善

及早回頭著祖鞭

道統根源惟一正

歷代同揆無後先

享天福

脫俗緣

莫將一切俗情牽

須將一切妄念捐

開闢真神惟上帝

無分貴賤拜宜虔

天父上帝人人共

天下一家自古傳

盤古以下至三代

君民一體敬皇天

其時狂者崇上帝

諸侯士庶亦皆然

試譬人間子事父

賢否俱循內則篇

天人一氣理無二

何得君王私自專

上帝當拜

人人所同

何分西北

何分南東

一絲一縷荷上帝

一飲一食賴天公

分應朝朝而夕拜

理應頌德而歌功

太平天國史記第一集

原道救世歌

一

人而舍此而他拜

拜盡萬般總是空

非惟無益且有損

本心瞞昧罪何窮

人苟本心還不失

自知呼吸賴蒼穹

五行萬物天造化

豈有別神宰其中

卽謂上帝須輔助

斷非菩薩贊化工

如果化工賴菩薩

從前未足理難通

暄以日兮潤以雨

動以雷兮散宜風

此皆上帝之靈妙

天恩能報得光榮

勿拜邪神

須作正人

不正天所惡

能正天所親

第一不正淫爲首

人變爲妖天最瞋

淫人自淫同是怪

蓋歌麟趾咏振振

歪俗移人誰挺立

但須改過急自新

顏回好學不貳過

非禮四勿勵精神

過而能改方無過

古人所以誨諄諄

自古君師無異任

祇將正道覺斯民

自古善正無異德

祇將正道教其身

凡有血氣心知者

何可亂常而敗倫

凡屬頂天立地者

急宜返璞而歸真

鬼心既革

孝經當明

第二不正忤天母

大犯天條急自更

羊有跪乳鳥反哺

人不如物忝所生

歷山號泣天爲動

鳥爲耘只象爲耕

尊爲天子富四海

孝德感天夫豈輕

父兮我母鞠我

長育敝勞無能名

恩極浩天難報答

如何孝養竭忠誠

太孝終身慕父母

視於無形聽無聲

孝親卽是孝天地

培植本根適自榮

逆親卽是逆天帝

戕伐本根適自傾

蓼莪詩可讀

胞與最宜恢

第三不正行殺害

自戕同類罪之魁

普天之下皆兄弟

靈視同是自天來

上帝視之皆赤子

人自相殘甚惻哀

是以前代不嗜殺

德合天心天眼開

寵綏四方惟克相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

原道救世歌

一一

故能一統受天培

夏禹泣罪文獻洛

天應人歸無可猜

嗜殺人民爲草寇

到底豈能免禍災

白起項羽終自刎

黃巢李闢安在哉

自古殺人殺自己

誰云天眼不恢恢

自古救人救自己

靈魂超拔在天台

自古利人利自己

福自己求易爲推

自古害人害自己

孽自己作難挽回

無言不讎德有報

終身何行恕自該

忠厚可師

廉恥須知

第四不正爲盜賊

不仁不義非所宜

聚黨橫行天不佑

罪惡貫盈禍自隨

君子臨財無苟得

楊震昏夜尙難欺

管寧割席同歎願

山谷孤踪志不移

夷齊讓國甘餓死

首陽山下姓名垂

古來善正修天爵

富貴浮雲未足奇

殺一不辜行不義

卽得天下亦不爲

人能翼翼畏上帝

樂夫天命復奚疑

豈能殺越人于貨

竟非其有而取之

營謀珍道義

學習慎規模

第五不正爲巫覡

邪術惑衆犯天誅

死生災病皆天定

何故誣民妄造符

作福許妖兼送鬼

修齋建教尙虛無

自古死自難自保

豈能代禱保無辜

自古師巫邪術輩

累世貧窮天不扶

鬼人送鬼終惹鬼

地獄關閉待逆徒

欲肥己囊增己孽

何不同頭早自圖

術藝固須正

品格更宜方

第六不正爲賭博

暗刀殺人心不良

戒戒戒

理不當

求之有道得有命

勿以詐騙壞心腸

命中有分何待賭

命無即賭願難償

總之貧富天排定

從吾所好自徜徉

孔顏疏水簞瓢樂

知命安貧意氣揚

人生在世三更夢

何思何慮復何望

小富由勤大富命

自古爲人當自強

嗟爾有衆

勿謂無妨

無所不爲因賭起

英雄何苦蹈迷鄉

不義之財鳩止渴

士農工商耐久長

千個賭錢千個賤

請爾勿慮細思量

他若自驅陷阱者

鍊食洋烟最顛狂

如今多少英雄漢

多被烟鎗自打傷

卽如好酒亦非正

成家宜戒敗家湯

請觀桀紂君天下

鐵統江山爲酒亡

更有堪輿相命輩

欺瞞上帝罪無疆

富貴在天生死命

何爲惑世願肥囊

其餘不正難枚舉

在人鑒別於微茫

細行不矜終累德

堅冰未至慎履霜

禹稷勤勞憂饑溺

當身而顯及後狂

周文孔丘身能正

陟降靈魂在帝旁

真言語

不鋪張

予魂曾獲昇天堂

所言確處無荒唐

婆心固結不能忘

言之不足故言長

積善之家有餘慶

積惡之家必餘殃

順天者存逆天亡

尊崇上帝得勞光

百正歌歌百正真正食天祿真正畏天命真正作公作侯真正作善作正真正鬼
服人欽真正民安國定真正邪謀遠避真正天心順應堯舜化日光天由爲君能
正禹稷身顯後狂由爲臣能正周家麟趾興歌由爲父能正虞廷瞽瞍底豫由爲
子能正周文歸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湯武應天
順人乃以正代不正楚漢項滅劉興乃以正勝不正桀紂亡其家國乃夫婦不正
莊靈弑于崔夏乃君臣不正齊襄生前生殺乃淫妹不正楚平死後被鞭乃納媳
不正隋楊不再傳乃父子不正唐李氏多內亂乃男女不正唐憲宗亂天下由縱
妻不正狄仁傑人所仰由拒色能正武三思人所戮由貪色不正百正歌歌百正
正乃人禽攸分正乃古今所敬正乃天爵尊崇正乃人生本性能正可享天堂福
不正終歸地獄境正可立地頂天正可靖奸攝佞正可行蠻貊正可鋤強梗身不

正民不從所好身能正民從所令身不正親戚所畔身能正天下所信身不正禍
因惡積身能正福緣善慶貴不正終爲人傾軋富不正終爲人兼并男不正人類
終非女不正妖孽究竟一家不正多乖逆一國不正多爭競從來正可制邪自古
邪不勝正一正福祿日加增一正禍災自消盡

原道醒世訓

從來福大則量大大量大則爲大人福小則量小量小則爲小人是以太山不辭土
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凡此皆
量之爲也無如時至今日亦難言矣世道乖謬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故
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有之甚至同國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
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有之甚至同省府縣以此
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有之
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侵相奪相鬪相殺而淪胥以亡乎無他其見小故其量

小也其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其見在國國以外則不知故同國則愛異國則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其見在省府縣省府縣以外則不知故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其以此鄉此里此姓則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其見在鄉里姓鄉里姓以外則不知故同鄉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天下愛憎如此何其見未大而量之不廣也遐相唐虞三代之世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饑溺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何分此邦彼邦蓋實夫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 皇上帝主宰理化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 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而

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
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尙可望哉然
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聞我們兄弟
姊妹跳出邪謀之鬼門循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誠相與淑身淑世
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正下一家共享太平
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鬥殺之世不
一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怯之世也在易同人于野則亨
量大之謂也同人于宗則吝量小之謂也況量大則福大而人亦與之俱大量小
則福小而人亦與之俱小凡有血氣者安可傷天地之和而遺非底蛙之謂哉詩
云

上帝原來是老親

水源木本急尋真

量寬異國皆同國

心好天人亦世人

獸畜相殘還不義

鄉鄰互殺斷非仁

天生天養和爲貴

各自相安享太平

原道覺世訓

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論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靈竢論其各靈竢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稟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爲萬殊萬殊總爲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謂性詩曰天生蒸民書曰天降下民昭昭簡編洵不爽也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厯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則閻羅妖(注)生死邪說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變迷惑纏捉凡間人靈竢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人世偏伸頸於他何

其失天堂之樂而自求地獄之苦哉論道有真諦大凡可通于今不可通于古可通於近不可通於遠者僞道也邪道也小道也據怪人妄說閻羅妖（注）生死且問中國經史論及此乎曰無有番國聖經載及此乎曰無有無有則何以起怪人佛老之徒出自陷迷途貪圖射利誑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已詐誘人作福建醮以肥已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無數怪誕邪說迷惑害累世界人如秦政時怪人誑言東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人海求之此後代神仙邪說所由起也究其始不過一秦政受其惑所謂差之毫釐而後代則疊效尤於後至於固結不可解所謂失之千里者也又如漢武時怪人誑言祠竈丹砂可化黃金漢武遂行而祠之于是燕齊怪誕怪人多來言神仙怪事矣又如近代有天人誑言東海龍妖發雨東海龍即是閻羅妖變身雨從天降衆目所視者也孟軻云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周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又攷番國舊遺詔書當挪亞時 上帝因世人皆逆罪大連降四十

日四十夜大

而世人亦多

又遑論其他

世而世之讀

宜爲中國番

聖所論及且

及閻羅妖也

皇上帝審

書者不信古

生惡死慕福

下多靡然信

難尋其罅漏

太平天國

靡矣此近代所以多惘然
詭計陷入地獄沈淪而不
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
衆總爲 皇上帝所化所
皇上帝 皇上帝天下
造成仰觀天文一切日月
山原川澤飛潛動植莫非
如是乃爲天下凡間所當

皇上帝保佑之人譬如
是其親手設立調用故能
各偶像且問爾是 皇上帝

此處原
同一字

愚意見人乎上二字疑
有錯誤 造山

山海人物已設有其神使千千萬萬在天上任其差遣何用得凡人所造各等奇奇怪怪者乎且叛逆 皇上帝實甚攷舊遺詔書 皇上帝當初下降西奈山親手繕寫十款天條在石碑上付畀摩西 皇上帝親口吩咐摩西曰我乃 上主 皇上帝爾凡人切不好設立天上地下各偶像來跪拜也今爾凡人設立各偶像來跪拜正是違逆皇上帝旨意爾凡人反說各偶像是帮 皇上帝保佑人何其被魔鬼迷懞靈心迷懞之極乎爾不想 皇上帝當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當不要人帮助豈今日保佑人又要誰帮助且問爾設使 皇上帝當初造天不造地爾足有所企立且猶有田畝開懇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既有天地矣設有 皇上帝不造成地上桑麻禾麥菽豆及草木水火金鐵等物又不造成水中魚蝦空中飛鳥山中野獸家中畜牲等物爾身猶有所穿口猶有所食饗殮猶有所炊爨器械猶有所運用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萬物借足矣設有 皇上帝一年不出日照耀爾凡人一年不降雨滋潤爾

凡人一年不發雷替爾凡人收妖一年不吹風散爾凡人鬱氣爾凡人猶有收成
平安否乎曰無也且又問爾今荷 皇上帝之恩既有收成平安矣設使 皇上
帝一旦怒爾斷絕爾靈氣生命爾口猶能講目猶能視耳猶能聽手猶能持足猶
能行心猶能謀畫否乎曰斷斷不能也且又問爾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
上帝恩典得乎曰斷斷不得也由是觀之天下凡間欲一時一刻不沾皇上帝恩
典亦不得此便是 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人矣既是 皇上帝明明白白保佑
人爾凡人却另立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薩靈明明 皇上帝恩
典却認爲邪魔恩典其邪魔敢冒天恩者該誅該滅無論矣爾凡人良心死盡大
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天之罪何其愚哉嗟呼明明有至尊至貴之真神天下凡
間大共之天父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專拜迷惑纏捉人靈魂之妖鬼愚矣明
明有至靈至顯之真神天下凡間大共之天父求則得之尋則遇著扣門則開所
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無知無識之木石泥團紙畫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

不能聞有耳不能聽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雖然流之濁由源之不清後之差由前之不謹天下凡間無人一時一刻不沾 皇上帝恩點何至於今竟罕有知謝 皇上帝恩典者其禍本何自始哉歷攷中國史冊自盤古至三代君民一體皆敬拜 皇上帝也壞自少昊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三代時頗雜有邪神及有用人爲尸之錯然其時君民一體皆敬拜 皇上帝仍如故也至秦政出遂開神仙怪事之厲階祀虞舜祭大禹遣入海求神仙狂悖甚焉 皇上帝獨一無他也漢文以爲有五其亦暴悖之甚矣漢武臨老雖有悔悟之言曰始吾以爲有神仙今乃知皆虛妄也然其始祠竈祠太乙遣方士求神仙其亦秦政之流亞也他若漢宣帝祠后土遣求金馬碧鷄漢明崇沙門遣求天竺佛法漢桓祠老聃梁武三捨身唐憲迎佛骨至宋徽宗出又改稱 皇上帝爲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夫稱昊天金闕可說也乃稱玉皇大帝則誠褻瀆 皇上帝之甚者也 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其尊號豈人所得更改哉宜乎宋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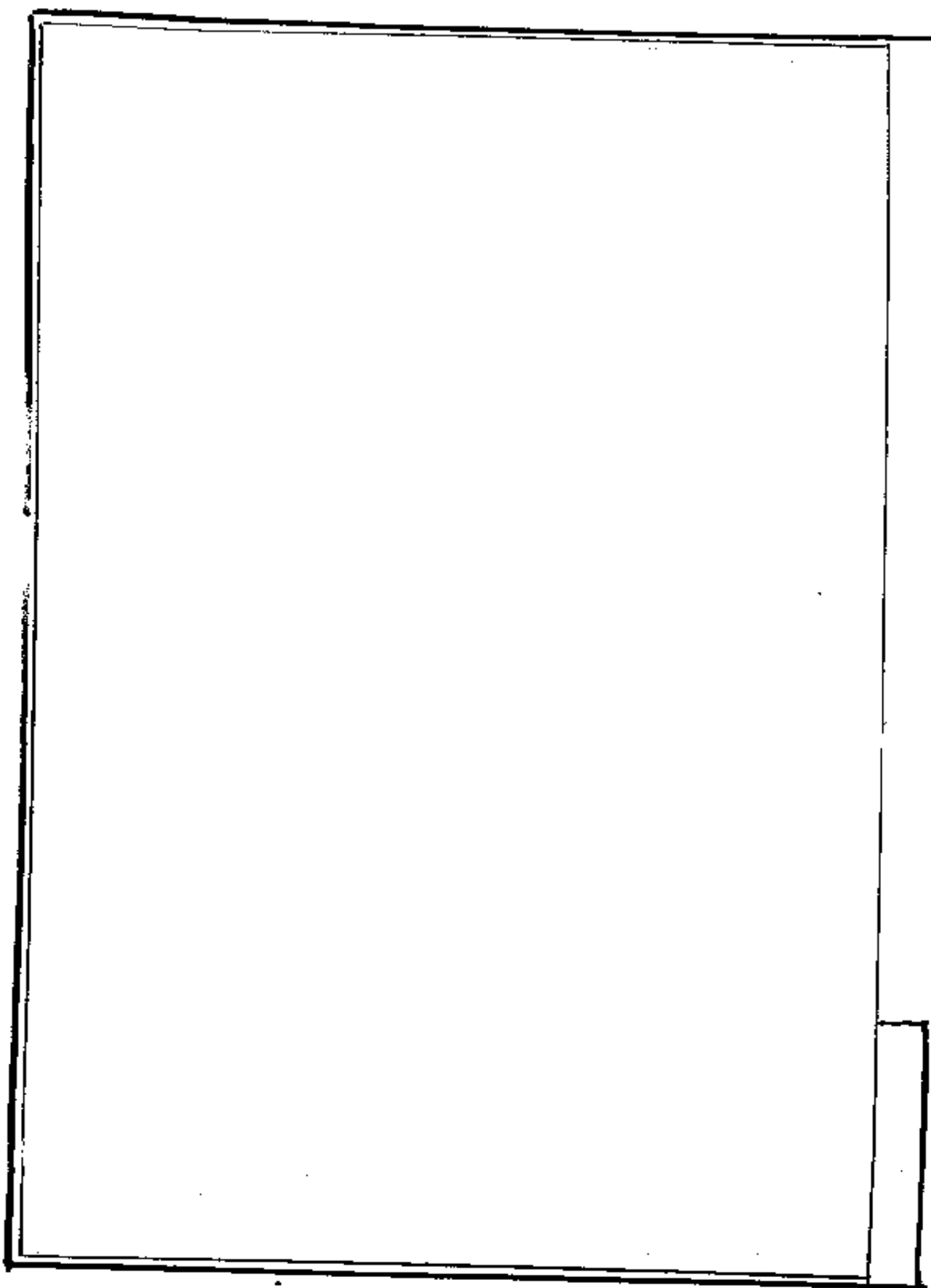
身被金虜同其子宋欽俱死漠北焉總而論之九黎秦政作罪魁於前歷漢文武
宣明桓梁武唐憲接迹效尤于後至宋徽宗又更 皇上帝尊號自宋徽至今已
歷六七百年則天下多惘然不識 皇上帝悍然不畏 皇上帝又何怪焉嗚呼
天地之中人爲貴萬物之中人爲靈人何貴人何靈 皇上帝子女也貴乎不貴
靈乎不靈木石坭團紙畫各偶像物也人貴于物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貴而貴于
物乎何不自靈而靈于物乎近古百年間能不惑神仙怪事者非無其人究之知
其一莫知其他明于此轉暗于彼卒無有高出眼孔澈始澈終而洞悉乎魑魅魍
魎之詭秘也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韓愈
諫迎佛骨宋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之數人者不可謂無特識矣第
其所毀焚所諫僅曰淫祠曰佛曰建醮則其所不毀不焚不諫者仍在不知彼所
毀所焚所諫者固當毀當焚當諫卽彼所不毀不焚不諫者又何獨非當毀當焚
當諫乎何也 皇上帝之外無神也世間所立一切木石坭團紙畫各偶像皆後

起也人爲也被魔鬼迷惑
披肝實情論爾等爾凡
拜各偶像正是惹鬼何
曾在人間受享其一切
卒自秦漢至今一二千年
閻羅是鬼爾等還不醒
帝乎 皇上帝乃是帝
世主耶穌 皇上帝太
耶穌尙不得稱帝他
獄之災也噫吁敬拜
昇天堂永遠在天上享
鬼纏死後被鬼捉永遠

間我們弟兄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真主賤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
明明千年萬萬載在天上永遠快活威風如此大福都不享情願大犯天條與魔
鬼同犯反天之罪致惹 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受永苦深可憫哉良足
慨矣

太平天國癸亥
三年新鐫

建天京於金陵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太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太平天國史綱第一集

總目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軍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貳拾壹部

建天京於金陵論

何震川

蓋聞欲創非常之業必得非常之人欲立永久之基必得至當之地斯能歷久而不易亘古而常尊者也溯自

天父上帝自造有天地以來其間竊號流傳未嘗不代有其人而究之人非天命之人國非天命之國所以弑奪頻仍紛更不一以至於今惟我

天王親承

帝命永掌山河金田起義用肇方剛之旅金陵定鼎平成永固之基京曰天京一
一悉准乎

天命國爲

天國在在悉簡乎

帝心迄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

天王降詔咨於羣臣

詔於是爰爲之論曰穆穆皇皇我

王奄有四海撫綏萬方

恩覃普宇德徧要荒遐邇壹體率賓歸王宜乎永奠千百代無疆之福肇基
億萬年有道之長

建天於金陵論

吳容寬

金陵一大

天京之福所也我

天父上主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所造者雖不獨一金陵而金陵
固於六合之大九州之廣爲甲乎天下者也爲福地于天下者也卽爲
天下之少貳寡雙者也何言之金陵之城郭則堅且厚金陵之倉庫則
實且充金陵之形勢則虎距而龍蟠金陵之風俗則溫文而淳厚於以
知昔日

天父上主皇上帝之造金陵時也久已著意如此以爲金陵乃王氣所鐘誠足爲

後日建

天京之所故我

天主既奉

天誅妖體

天立極上爲

上帝誅瞞天之妖下爲凡人脫魔鬼之纏卽建都於此名之曰

天京卽奉

天體

天之意也由是

天國大興胡虜盡滅金陵既爲五方拱會之區金陵卽爲萬國來朝之地豈

不幸哉豈不幸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鍾湘文

通都大邑無非名勝之區建極綏猷必擇建都之地金陵爲天下名邦
由來久矣今蒙

天父皇上帝恩差我

主下凡救衆安民掃妖除害自廣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勢如破竹金陵之至
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其速者非

天父

天兄欲使我

主建

天京於金陵乎築其城垣新其風俗將見羣臣共戴同欽

天國之威率土來朝共享天堂之福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馬之溪

立國建都必擇其地里之廣延山河之峻險城郭之堅固人物之豐盈者而後定都焉始足爲千萬國來朝之朝億萬年不拔之基也金陵地連三楚勢控長江地理不爲不延廣矣羣山屏圍長江襟帶山河不爲不峻險矣鍾阜旋繞如蟠石城屹立相距城郭不爲不堅固矣地則五方雜處市則百貨駢臻人物不爲不豐盈矣間乎陵城兵不浹旬堅壘已克非盡人力蓋實

天父

天兄作主也我

主駕至金陵度其形勢覽其山河相其城郭稽其人物默感

天父恩德

天兄權能覺天下輿圖之勝無過於此遂爲之建

天京於金陵焉蓋實足於萬斯年永奠厥基者也是爲論

建天京於金陵論

袁名傑

建都必先擇地而擇地尤必取廣大金陵爲天下一大都會雖地勢稍下而紫金山高凌雲表城內各山亦不平行此

天父預設所以待我

天王來登大寶也外此若河南爲天下之中四達之地土厚水深而要若不若天京雄踞東南足以壯

天威而成王業者也將見萬國來朝太平一統有傳之萬萬世而無既者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葉春森

眞主必本於

天生而建都尤貴乎地勢故得地利者則昌自然之理也金陵爲王氣所鍾襟三江而帶五湖包東吳而連北越得其人主之出可以戰處可以守今也

天生

眞主授以重地建永年不拔之基立萬世常新之業且帶甲百萬聚支拾年
國家有事遣大將征之西通川廣東望浙閩仁者無敵立見金甌永固
矣國家無事名山大川生滋浩繁共享

上帝眞福誠

天京之雄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溶生

金陵乃名勝之區王氣之鍾也倚鍾阜瞰長江接天闕枕後湖龍蟠虎
踞楚尾吳頭民物浩繁士林淵藪其美利有不可勝言者方今

眞天子赫然震怒掃蕩胡塵金陵

駐蹕爰建

天京斯固金陵湯池萬方之所悅服億衆之所嚮往者也乃知

皇上帝造地天地之時蓋以預儲此地以俟太平

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

建天京於金陵論

五

眞主樹萬年不朽之基而建萬世無疆之業也夫

建大京於金陵論

張文英

夫以

神州雄峙之區本

上帝造成之界

天既生眞主以乘乾自必扶

天王以定鼎豈胡妖所得而有哉溯自

天父顯神跡于西奈山金陵之地早爲王氣所鍾故特命我

天王恭行

天罰自金田起義駐蹕永安由是而長沙岳州武漢諸大郡望風而遁甲冑干戈

勁旅奪龍蟠之嶺長幼男女銳鋒撼虎踞之關此乃

天父神威

天兄能手理宜敬體

天心以壯

天朝氣象以肅

天國觀瞻名都控吳楚界中河善京口王臣列朝陽門外彩煥石頭如雲之衆

不曰而成莫非

天父

天兄權能

天王鴻福所致我

主億萬年永遠江山將大一統于斯地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從善

嘗聞

天子有一統之勢圖大是需

王者有遠御之權宅中爲善遐想

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舉凡九州之大四海之遙皆賴

皇上帝造成焉今考金陵古名福地倚山爲城以江爲池故秋渚龍潭萬丈之菁

流環繞桃崗桂嶺千重之峭壁嶙峋此其形勢之大觀合爲京師之盛

地茲幸

天王奉

天行罰伐暴救民奠定

天京以建首善之要區以建萬年之基業將

九重始就盡沾

天父莫大之恩萬國來朝共享

上帝無窮之福也

建天京於金建論

徐雨叔

蓋聞王者建都必先觀地之形勢地非居天下之中不可建都非有崇隆之勢不可建都非有富厚之形尤不可建都也至於金陵地居都會據東南之美爲名勝之區地勢彌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江河此天父上帝所造成而爲我

天王建都之地也今者創萬年之業來萬國之朝自當因金陵爲天京建

王都於鍾阜將見爾熾爾昌共仰

天朝之赫濯來王來享羣覘

天國之森嚴不已見太平一統世世靡既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林一環

天堂之上

帝廷之中

天父主宰

天兄乘榮珍寶作闕黃金爲宮種種靈異悉數難終我

主上請願住

蒼穹

天父曰無不必希蹤金陵之美

天堂路通山川田土宮室垣墉財貨所聚戶口常充況地脉王氣所鍾天塹之險

天府之雄建主

天京萬國來同世世一統享福無窮

建天京於金陵論

姜大成

誅暴救民端屬

天心之寄托建都立國共欽

上帝之威嚴體

天父之機能

眞主出而妖魔盡滅蒙

天兄之眷佑京都作而邪惡胥除天下定於一尊基宇宏開萬國切來朝之想

普天莫非

帝造方城永固億姓妄趨作之勞大寶既登民念悉皆濟善金甌丕奠羣情莫不

輸誠統四海皆爲兄弟居

天字者宜盡

天事之勤中天下而立邦畿奉

天命者更切

天工之亮經之營之建

天京於金陵城池固而人心鍊正美矣備矣立

天都於鍾阜制度成而國運綿長所以播

天國之聲靈億載長宏氣象凜

天威於咫尺萬邦無不來王者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羅長春

金陵爲王氣所鍾地居都會天國建太平之業永奠邦家故覽乎形勢
大江界其外名山鎮其中而辨厥土風物產多精英人民多淳樸此

天父之所開

天兄之所創垂爲我

天王建立

天京之所也今者金城屹立數十里保障維堅

天宇宏開億萬國來朝恐後蓋天生

眞主天即設以名區地永

天朝地乃新夫景象將見名傳第一俯臨天下以稱雄基美無雙鞏固萬年

而不改雄圖大啓奕世維新猗與休哉惟其盛矣

建大京於金陵論

周際珩

金陵爲五方都會之名區

天國京師之福所也我

天父

天兄降凡作主命我

天王建京金陵一時邇安遠至來享來王億萬國蒙業而安焉夫義者

列王甫入城廂民皆仰望行見旌旗在前鸞聲嘖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誠所謂威風無了期也夫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以

天王體天行道克享

天心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用特大展鴻猷稱戈比干利乃鋒刃興仁義之
師伐暴救民本淑身以淑世由正己以正人因以金陵爲王氣所鍾而

建業於茲土矣由是肅體統大一尊一人垂拱於上萬民咸歸於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羣見

天京偉矣麗矣堂哉皇哉而拱懷我

天朝之恩澤於無穹矣猗歟休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沈世初

王者居中而理四海來歸所以大一統尊

上帝也夫天下之形勢湖北河南金陵皆爲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勢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糧食盡出於南方如江西安慶等省順流而下運糧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蘇其地更近尤爲迅速若東西南北萬邦皆來附爲適中之地宜建

天京者也今蒙

天父

天兄鴻恩旬月之間即有其地太平之盛始

天國之宏謨億萬載之基業均肇於此也豈不懿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吳竹知

金陵古今一名勝地也今者

天命真主除暴救民建都之地固任其所擇也然要必以合

天心得地勢者爲得自我兵大破金陵

天與人歸昭昭可信而雄據東南俯視西北其地勢尤勝也故建

天京於金陵而萬國有來朝之象

天國有鞏固之安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期陞

奉

天真命自我

王而開基統御黎民必敬

上帝爲首務今日建都於斯實

天父大作主張

天兄有擔當故名之曰

天京焉此陵名耀於世亦因

主德而聲馨故預名曰金陵也欽惟我

主建極綏猷釐工熙載闢升賢路命有德以服彰整肅官方馭羣臣以律度

品既分於次第建惟賢而位惟能等已列於崇卑德懋官而功懋賞深

願庶民厚生正德惠養黎元之意誠求保赤之心詰奸除暴懲貪黜邪

以端風化以傳

天道既若

帝心之公正復台

天兄之大德

天國一家益懋兢兢業業之心太平一統莫非蕩蕩巍巍之盛痼瘕一體休戚相關恩膏覃敷海宇均蒙雨露沾濡聲教洋溢寰區共仰風雲糾縈執權衡以御民金陵偏黨之習潛消定模範以示人

天京仁厚之風溥洽官瞻以是而肅士品以是而端民俗以是而淳財用以

是而均國祚以是而永乘筆以是而公（論）此字疑贅

建天京於金陵論

劉盛培

真主之御世也必先擇勝地以爲首善之區而

天之看顧

真主也即預立新朝以爲建都之所惟茲建業素號金陵形勢既美乎地軸

規模尤合乎

天堂誠足壯

天朝之氣象而爲

天國之雄圖也已我

天父權能廣大功德弘深命

天王掃滅胡妖重新世宇佑茲

天國永建

天京從卜年卜世億萬載無疆維休同德同心千百國歸真恐後萬國則共

同讚美奕世而長沐榮光奠安宇宙爰資

天京之雄表裏山河永繫苞桑之固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建天京於金陵論

朱翔廷

天國之興由天作主

天京之建由天造成惟我

天朝建京金陵溯其應兆之由其權能盡歸之於

上帝者也我

王由天而降應

天而起

天京之名顯受於

天一時拔水火而登衽席豈但金陵之兄弟姊妹樂生其地幸值其時推之海隅之遙無不引領投順較之妖穴罪隸其冠冕堂皇之盛不更判以天淵乎小臣何幸生覩其盛將見妖魔滅而

天人歸羣黎來而四海一化傾中外德冠古今如以

天父之慈恩

天兄之眷顧佑我

王之子子孫孫千萬載御極於

天京者豈猶昔時之金陵也哉

小臣

無知敢獻論以

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胡仁魁

金陵真生成一大

天京也城周四十餘里街衢廣寬田園豐美人民樸淳山川環抱蓋誠

天國之都巍巍乎天下萬國莫與比也伏惟我

天王降生中國恭膺

天命掃蕩妖魔更新世界重立乾坤於是建

天京於金陵以承

上帝之命以受萬國之朝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德有人有土有財無

遠無屆億萬年之丕基實肇於此矣

建大京於金陵論

黃際世

跪思

天恩廣被山河已定於

天國方興基業尤

天父

天兄大開鴻恩俾我

眞主建都鍾阜改

天京群臣獻祝壽

天國享

上帝之福億兆之愛戴

仁德躋堂祝萬

天顏作都視一人

對高天之祝

疆將見萬方

天恩廣被山河已定於

天國於以常興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秦子貽

有天下者莫先於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於擇天下之地地利
既得則天下之大勢自定金陵爲天下之名區鍾阜有龍蟠之象石城
有虎踞之形山川盛氣鬱乎蒼蒼望氣者曰非
眞命之主不足以居此我

天王奉

天命而坐

天國順

天心而建

天京海宇昇平共仰

天朝之德化金湯鞏固成瞻

天國之威嚴夫所謂有天下者必先得地其即此歟

建大京於金陵論

夏鍾英

興師起義必有受命之由而啓宇拓疆宜定建都之地伏惟我

主天王奉

天命下凡自粵西起義以來大顯

天威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由三楚以至江南滅妖救民

天與人歸之地實爲仁義之師茲者駐蹕金陵爲楚尾吳頭有龍蟠虎踞之雄我

主天王德被生民威振四海足以立萬世無疆之業千古名勝之區況有

天父主張

天兄袒當興

天兵以彰

天討行

天道而順

天心創

天國立

天朝此天京之所以名也將見羣妖掃滅萬國來朝小臣欣逢

聖世獲享

昇平愚昧無知謬擬燕論以

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陳陽生

建邦設都必取至善之地非第曰金城湯池已也我

天朝建京金陵東瞻滄海之雄南接長江之險西北距岱宗而地脉尤勝前

代亦有取諸此者奈得其地而未得其人今

天父

天兄思降作主命我

天王大建

天京控馭中外收萬年之王氣貯四海之承平百姓胥仰望焉何其盛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希濂

夫度地必貴乘時而定邦尤宜相勢如金陵合建

天京其形勢有歷歷可數者東臨鍾阜西瞰長江南接天關北枕後湖豈他

區所可同日語哉今我

天王奉

上帝之命滅妖之族建都於此名曰

天京登於朝者八正自矢居於野者億兆歸心庶幾永金甌之固而奠磐石

之安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今夫非常之君必擇非常之地以處之地也者人君之所甚係者也地利而萬物備矣諸邪去矣萬方萬國共尊矣此

真主之所以邁於古而拔於今者惟建

天京於金陵是今

天父

天兄開恩下降命我

天王建都於此將見龍蟠虎踞相對而昭然者城郭之雄也千廩萬倉積積而紅朽者米粟之餘也義旗義兵威風凜凜者兵甲之利也家歌戶誦共樂太平之世者人民之和也猗歟休哉非萬年不拔之基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劉宏恩

夫惟命受於

天

一人欣首出之正天京得所萬年樂有道之長惟我

天王奉

天命而下凡塵震

天威以滅魔鬼爲萬國之

真主開萬代之

天京其都之建也豈偶然者蓋自創義以來歷數載之艱辛救斯民於危急
東無不蕩西無不除南征無弗順北伐無敢違信乎妖魔滅殘萬國咸

欽

上帝基宇大定寸土皆屬

天朝矣顧來享來王有其效而會極歸極有所也爰至金陵而建天京焉
粵稽金陵名區也秀聳鍾山遠邁西岐之盛帶環江水長徵天塹之雄
天父固明以數千年之勝地爲我

天朝億萬載之

王畿也小臣何幸親見太平

天日獲享

天父榮光受此鴻恩奚由報效惟有懇求

天父時時看顧俾我

王子子孫孫繼承勿替永奠金陵長享

天京云

建天京於金陵論

宋永保

金陵乃名勝之地其古蹟有可指而知者如東有鍾阜之高西有長江
之險南連峻門北枕後湖實

真天子建都之所歷萬世而無疆者也今幸蒙

天父

天兄開格外之鴻恩施非常之恩澤命我

主天王掃除妖孽拯民於水火之中得享

天堂建都於金陵之地近者以沾其膏澤遠者亦欲得所依歸猗歟休哉誠令

天下萬國戴德無疆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喬彥材

東南爲王氣所鍾江山乃王霸所鎮王者建國必使控制夏夷包括中外故四海仰望之效樹萬年鞏固之基此

天朝

天京所以有取於金陵也惟我

天王奉

上帝真命誅滅妖魔救援人世建

天京於金陵北接岱宗西臨滄海礪山帶河金城湯池大一統以猷是以副

天父

天兄之寵眷者在是矣猗歟盛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鄧輔廷

謹以我

天父上帝於建議之初即面示我

王以小天堂之處蓋不獨權能廣大破妖兵不使有遺且至誠如神於建立
無所不知也於是我

天王親承

帝諭承破竹之勢直至金陵即大寶於茲而

天京之名於焉以建則以

天父上立登極之處本屬

天堂

天王眞主建極之都自屬

天京也且以知

天堂侍

天父者威風莫加立

天京臣

天王者威風莫比而水帶山環之地已徵其鸞翔鳳翥之祥此

天京之所以建於金陵也爾四海居民其共知之蓋不徒鞏萬年不拔之基

且以啓萬國來朝之象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朱子明

王者建都之法必視乎地之形勢極乎恢廓據乎險要乃可以卜邦基之永固焉以金陵之重地本王氣之所鍾其形勢實高出乎天下我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

天與人歸規河山之帶礪體國經野奠盤石於苞桑世世萬國來朝莫不頌
天父鴻恩而倍深鼓舞也矣

建天京於金陵論

吳煥

王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誠以地利不容忽也况

京師爲首善之區而尤爲萬民所歸止者哉

王奮義興師凡身之所在民即附焉民之所附地即歸焉而必建邦

天京於金陵者以其地有王氣

天父上帝遣天地之時豫造此福地以待

天王况

天父

天兄開恩下降所有威權莫非出自

天父

天兄也其開

天國立

天朝建

天京於金陵也固宜

建天京於金陵論

花晦庭

王者之興必有發祥之所江南地多王氣自昔爲照然者其間名稱不一或曰金陵或曰建業或曰秣陵或曰建康而鄭而重之推而尊之曰

天京則惟我

天王承

天父

天兄之看顧得以創業於斯將見長江天塹千萬傳統緒垂成貫朽粟陳億萬

國朝貢永集其命名爲不敝耳至於尊

天之意不又因之昭示天下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潭

建京匪易創業惟難惟我

天國上奉

天父聖旨醒萬國迷途繼承

天兄看顧蕩除億萬妖孽億自起義以來將帥俱緩帶以從戎士卒咸披堅而

執銳經歷無敵望風而降固由將士之用命實由

天父

天兄之權能

天王贊

列王福厚之所致也於是龍車光降金陵日馭威臨建業後舞前歌出軍

民於塗炭遠來近悅傾父老之壺漿仁見龍蟠虎踞之地

太陽初興吳頭楚尾之區

天京永建斯後萬國來朝咸朝於日下是萬年千載不泯之基業永駐金陵
將見我

主江山億萬年從茲起矣小臣無知敢獻論以

聞

建天京於金陵論

陸泰來

金陵誠王氣所鍾之地惟我

天朝奉

天父命以開

國而名之曰

天京庶不負

天父

天兄看顧

天王之創業云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文煥

建都於天下莫如金陵夫金陵有淮水鍾山之秀龍蟠虎踞之形城最高池最深兵甲最堅米粟最多是天下所不能及也今蒙

天父開恩

天兄眷顧而使我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以安黎庶以養軍民率天下萬國萬代而同行

天父上帝真道誠千古之盛事萬年之丕基也民也生逢其盛能不歡欣鼓舞於

斯時哉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楨

事業之興非由人作而江山之奠本於

天爲今我

主天王奉

天父以滅妖魔建京金陵夫金陵王氣所鍾安得爲胡虜之所盜而混亂之乎故
天父命我

主天王以滅胡奴惟討惟罪因立國興邦建都之金陵名之曰

天京是奉

天命以治天下云耳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芝

王者建都必斟酌盡善者也昔人以金陵有王氣埋金鎮之不知
天父造天造地之時即豫造此福地以待今日也今蒙

天父恩憐救護

天兄贖罪功勞命我

天王建京於斯於是改南京爲

天京以識不忘

天恩之至意此誠萬世之基而萬國無窮之福也將見歡呼載道共迓

天兵踴躍爭先同誅妖怪從此解倒懸而上

天堂皆出自

天父

天兄之鴻恩及

天王

列王之惠澤焉

建天京於金陵論

張潮楷

建國必先度地有土乃可興邦我

主天王敬奉

天命建京金陵開闢闔於九天貢珍奇於萬國山川繚繞則極乎大觀城郭堅凝則周乎四表他若人材競起物產叢生無非上帝權能致我

天朝景運一新也生逢其會者蓋莫不心悅誠服而來享來王也已

建天京於金陵論

汪鶴年

王者必先度形勢以爲建都之所金陵固

天京也昔望氣謂江南多王氣故埋金鍾山下以鎮之且決淮水以洩之夫王氣豈淮水能洩亦豈埋金所能鎮哉蓋我

天父上帝造天地之時即先多方著意以爲今日

天京也今

天王建

天京於金陵謂此長江天塹實

天父

天兄之所以資我

天王也

建天京於金陵論

黃恩沛

開國必先擇地而建都尤貴立基身居

天位者無不定萬世之鴻規也我

主天王奉

天命以爲

眞主駐蹕

天京覽淮水鍾山之秀奠苞桑盤石之安上以承

天父鴻恩

天兄厚惠於知

天堂路啓兆民得復甦之歡而妖孽胥除萬國有梯航之意況以金陵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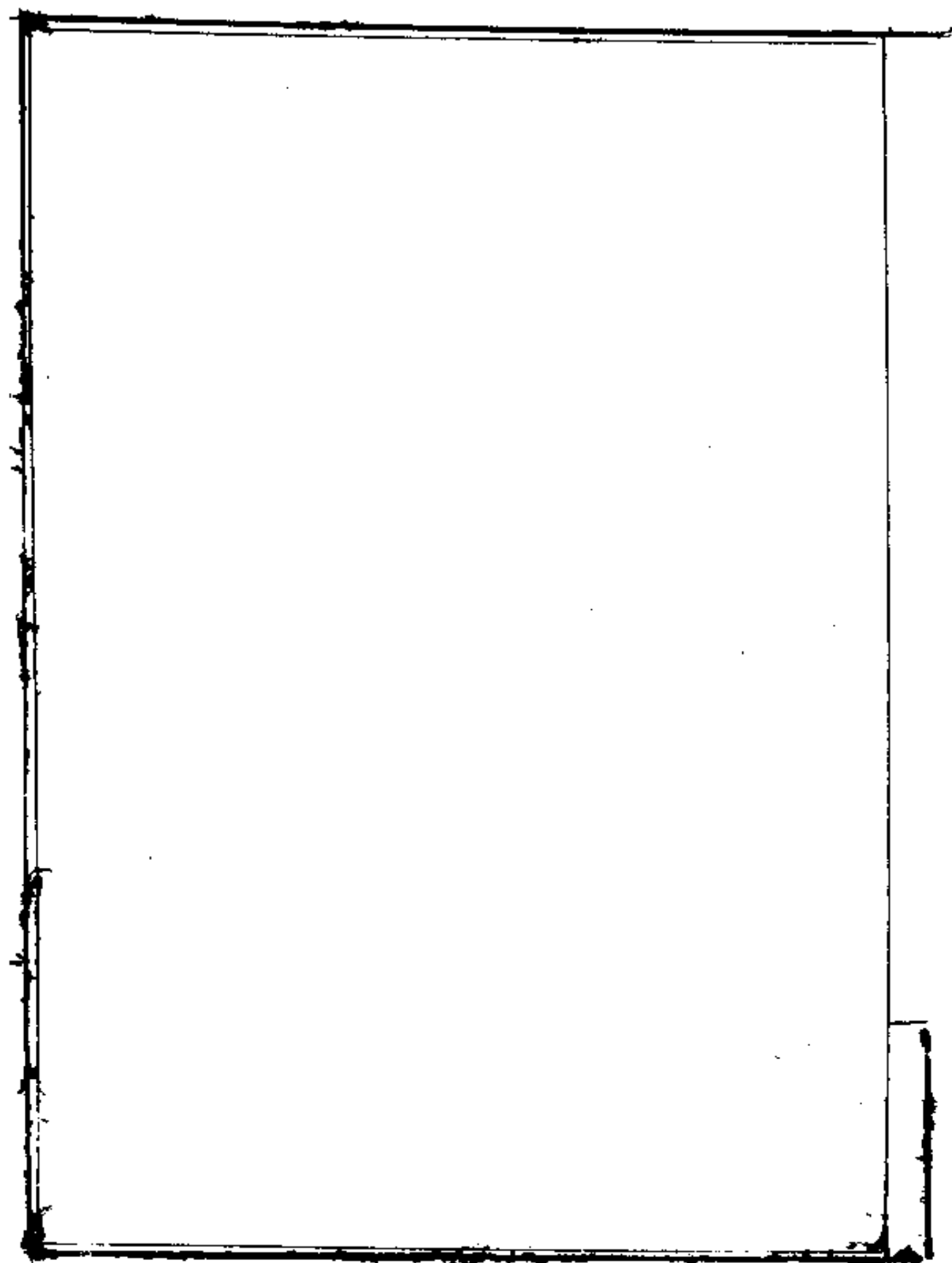
王氣久鍾虎踞名區國風丕著從此昇平有象

天父常留德澤於凡間而康阜無涯

上帝永賜榮光於天下矣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鐫

貶妖穴為罪隸論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皇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新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旨准頒行共有二十一部

天王詔旨

詔曰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爲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貶直隸省爲罪隸省天下萬國朕無二京亦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速行告諭守城出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爲妖穴俟滅妖後方復其名爲北燕并知朕現貶直隸省爲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

天父皇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爲遷善省庶俾天下萬國同知妖胡爲

天父皇上帝所深譴所必誅之罪人欽此

貶妖穴爲罪隸論

何震川

且自

天父皇上帝之造有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人固因地而顯地亦因人而彰此固褒之所不勝褒者也而有時貶之不勝貶者妖在其地而居地卽因之而

惡此則欲不貶之而不得者也今以妖穴論慨自妖胡竊據直隸以來
其中之頹風惡俗即罄南山之竹簡都寫不盡滿地淫污卽決北海之
波濤亦洗不盡彌天罪孽可勝誅哉可勝慨哉茲我

天王大開宏仁不甚深責上體

天父有海底之量姑且法外以行仁不盡誅之且輕貶之以罪隸名之俾流傳於
天下萬世以示薄責云爾

貶妖穴爲罪隸論

吳容寬

今以韃子混亂中國佔中國之土地害中國之人民改中國之服制變
中國之形容其所以害累中國率人類變妖類棄

真神拜邪神者不一而足誠天下萬國之一大罪人也爲天下萬國之罪人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不深惡而痛絕以爲罪不勝誅罪不容死者乎乃韃子猶自
放蕩胡行目無中國竟以直隸省私爲已有而恬不爲怪焉故我

天父赫然震怒

天王陳師

之名

人則

伏以

天父所造之天

天父所造之山

天父所造之人

天父之恩德日深

遂汚

罪之

太平天國

天父海底之量不卽誅滅足矣何爲尙使之僭竊中原流毒內地哉而不知禍所
不得而譴者福先從而邀之然後知

天父之不早誅胡妖者

天父欲聚而殲之也

天父之誅胡妖而必使之聚於中國者

天父之欲使中外皆得而知之也

天父之既滅妖穴之迹而不滅罪隸之名也

天父之欲使千萬世皆知妖魔之不可爲而

真神之不可不拜也則妖穴之宜貶定矣則妖穴之宜貶爲罪隸定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鍾湘文

中原大國必有公正威風者爲萬民之主凡一切拜邪神行邪事者天
下之罪人也光天化日之下必不能容也今妖穴住居北地不知崇拜

皇上帝不知修好鍊正其罪之多不可勝數雖至愚之人無不知之也而所居之地猶稱直隸有罪之人何直之有哉謂之曰直其罪豈能昭著哉自今以後貶直隸爲罪隸庶四海之內知不拜

上帝者皆罪人矣好拜邪神者皆罪人矣好行邪事者皆罪人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袁名傑

天父皇上帝爲天下萬國之父今妖居北地二百餘年不知禮拜其罪大矣以不

知禮拜

上帝之人而所居之省猶名直隸不直已甚矣况又拜一切邪神行一切邪事使

天下之人盡皆不直此不必更論其有罪之處卽以不直之罪加之夫

復何辭今

真主降凡特貶罰改其名曰罪隸省俾天下萬國咸知不拜

上帝卽爲罪人庶人人化醒心腸共同讚美

上帝之權能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葉春森

從來天所生者人也天所滅者妖也妖爲天滅天必不留妖以害人人爲天生天必助人以殺妖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方今

真主滅妖十去八九妖不思退出中原猶守直隸思與人抗衡是真得罪於天矣故貶妖穴爲罪隸使天下皆知妖爲至賤卽妖所居之地亦爲至賤之地而不能容于宇宙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宋浴生

自來人妖不能並立我

天王奉

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掃羣魔妖氛幾盡而乃餘燼猶存匿迹燕省尙不知將沙漠之地速獻

王師奉烟瘴之區爰歸

天國斯固獲罪於

天而不識

天心者也宜乎我

天王上承

天威以妖胡之穴貶爲罪隸省俾中外人民咸知妖胡爲萬世罪人天下萬國同

視爲奴隸下人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從善

且夫斬邪務盡疾惡宜嚴胡妖覺羅氏盜竊中國侵害良民於古燕之地穴穢惡彰於四海腥聞播於五湖受其慘毒既有二百餘年矣今

幸

天父皇上帝恩降作主

天兄救世主恩降擔當

天威震怒真道大行妖魔之氣運已終而

真主之臨凡既久所以鞠旅陳師南征北伐旌旗所至黎民皆嚮化而傾心
鞭撻必誅將士悉建功而樹績然咸豐雖定滅亡而其地必須貶謫目
之爲妖穴要當遺臭萬年責之爲罪隸務使監戒百代庶凡天下之人

皇上帝恩憐救護時時

看顧永不准妖魔迷悞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林一環

王者建邦設都必能崇拜

皇上帝而一切邪人邪事皆屏之而不習斯爲大吉大昌之地也今北有直隸省
爲妖人羣集之所城內則盡居胡虜城外亦悉屬妖人一切邪神均奉
之爲神靈一切邪事皆習之而不覺嗚呼其不直蓋亦甚矣嗇南山之

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流洗不盡彌天罪孽是以今貶直隸省爲罪隸省使天下萬國皆知爲罪人所居之地庶幾黜邪崇正以爲遐邇親疏之永鑒云爾

貶妖穴爲罪隸論

武建文

且夫中國神州也人也胡虜妖魔也非人也今乃變中國之人爲禽獸之形則不特妖可誅卽其地亦當罪直隸省在中夏之北其地苦寒妖多而人少故不得不改其名而貶其穴我

天父皇上帝暨

天兄救世主恩降大作主張命我

天王建金陵萬方之大咸頌中國之有

真主夫正直爲人今胡虜妖人也其不直實甚則不當以直名之而我

天王猶使之隸在字下者亦四海一家之量也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貶妖穴爲罪隸論

徐雨叔

上帝爲天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養苟不認得生我養我之

天父而反拜邪神行邪事雖是天生天養之人已變妖矣已有罪矣而況本出自胡地者乎出自胡地而竊據中國巢穴直隸其變妖之實有罪之端擢髮難數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則莫如不拜

上帝不奉

天條爲

天理難容

天法不宥今貶妖穴爲罪隸使人共扶

眞主恭行

天罰肅將

天威尙何愧爲

上帝之子女乎

貶妖穴爲罪隸論

姜大成

夫以胡妖之爲害也迷惑生民陷溺斯世蓋由來久矣今蒙

天父

天兄作主命我

天王救民代天理事雖曰人力豈非

天心哉何胡妖不能自明猶妄以直隸省自稱者抑知其非直也是罪也請論其

罪之尤卽如不知敬拜

皇上帝其罪一也好拜邪神其罪二也好行邪事其罪三也此外種種罪名不可

勝道嗚呼是使斯民而入於邪也是使天下之人將盡人爲妖而並不

自覺也罪而已矣何直之有而欲使邪不爲邪妖不爲妖則必貶直隸

爲罪隸庶有以順

天意協

天心蒼生有幸薄海來歸同享萬萬年

上帝之福也已

貶妖穴爲罪隸論

羅長春

天下不直之人皆天下有罪之人也而惟不知拜

皇上帝者其不直爲尤甚其爲有罪尤甚今胡妖拜邪神行邪事而所居之省猶曰直隸誠不知直之何在也自今以後貶爲罪隸庶天下萬國皆知不拜

皇上帝者是有罪之人不拜邪神者皆可謂無罪之人矣而我皇上帝之權能不更覺彰明較著哉

貶穴妖爲罪隸論

武立勳

天下者

上帝之天下也

上帝之天下而胡虜竟不知敬拜並
不知變胡虜之迷惑人民
天下天下孰起而議其非
胡虜之罪何則今日之外
知懼也吾無以警之警之
然胡虜之當誅而不錯入

貶妖穴爲罪隸論

胡虜獲罪於天久矣率民
壞風俗以貪官汚吏剝民
夫否極泰來天道之常也
年矣三七之妖運告終五

眞主已出然而不貶其穴無以盡絕其根株不加以罪無以顯誅其荼毒君子曰是有道焉其貶之便故貶妖穴爲罪隸而妖孽於以掃除貶妖穴爲罪隸而中夏於以廓清同心戮力翊贊

天朝上爲

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倒懸之苦民之福也

天父權能之所賜也凡有血氣心知者所當奉

天誅妖而同享太平之樂也已

貶妖穴爲罪隸論

沈世祈

王者建都立極宜擇去邪崇正之區咸知崇拜

天父皇上帝而一切邪神邪事皆摒之而不習斯爲萬國來朝之地也今北有直隸省胡虜居於內城外府各州縣村鄉之地皆爲所有而種田地之人卽爲胡虜之家奴不知崇拜

皇上帝而拜邪神行邪事爲

天父上皇帝之罪人古者地出忠孝之人卽名爲忠孝之里今直隸爲罪人所居之地則貶爲罪隸省固其宜也倘自知真心悔罪立志來歸必另有美名以易之矣天下臣民其各知之

貶妖穴爲罪隸論

吳竹知

嘗謂罪與功相反者也即與直相反者也人必能以正直爲心地乃可以正直爲名不則不但無功而有罪矣况妖胡之罪更有獲罪於

天者乎既有獲罪於

天而猶不當貶乎自今貶爲罪隸庶使天下萬國知此地爲罪人所居之地人人

皆知去邪歸正以求有功無罪云耳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期陞

褒貶宜公以別善惡也昔爲直隸今貶爲罪隸者何貶罪貫盈率民而

溺色慾胡運滅教民而拜邪神害世道之澆漓愈趨而愈下阱庶民之陷溺益險而益深任賭任吹起世間劫奪之路好利好貨開衙蠹索詐之門究之子臣弟友誰存大道爲公求之士農工商那肯修身鍊正滅茲仁信愛之忱屢憎于

天棄公平正大之道每厭於世率隸省之民直者變爲曲正者化爲邪樂歲有資仍肆行無忌凶年無賴愈放恣爲非穴多痞棍刁徒恆恃獷悍而肥已窟多庸夫怠惰亦效虺蜴以噬人樂其爲鴟爲鴞心似羣蜂針毒縱之如鬼如蜮口若喙木鳥尖決漢陽之湖不能以淨妖逆天之罪孽罄河南之水不能以洗妖逆天之污名若是乎隸悉不直尙得名爲之直乎內不自省猶得稱爲之省乎特貶之爲罪省而已且公貶之爲罪隸省而已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際世

邪不勝直非直則邪罪不同正非正則罪今胡妖之穴自稱爲直隸省而不知其不崇拜

皇上帝仍拜邪神仍行邪事屢犯天條者是天下之大罪人也是

天父皇上帝之大罪人也何直之有哉妖之罪剝削民財竭盡民力固有數之不可勝數者也而其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

真神此罪之至大者也貶爲罪隸庶天下萬國羣知其罪靡不敬我

皇上帝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秦子詒

且天地之所生者爲人而異乎人則爲妖人必有居而妖之所居者則爲穴我

天王奉

天父皇上帝之命邪魔盡掃擁雷霆之衆妖孽俱除今考妖匿跡之所貶爲罪隸者

試思彈丸之地何能抗拒天兵沙瘴之區不日委諸蔓草蓋妖之當滅者由其罪莫能逃妖既有莫逃之罪即其所居之地亦宜貶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宋希濂

從來不正則爲妖而盤居於中者則爲妖穴迄今頽風雖煽真道猶存中夏之衣冠陷於胡虜之塗炭已二百餘年矣今蒙

天朝興問罪之師在不赦之例豈但貶而已哉然

天父

天兄之權能若彼

天王之顯赫若此則所以貶之之道誠未可以一例視也適輕適重必有能辨之者

貶妖穴爲罪隸論

汪保邦

吁嗟呼三代之時妖魔混跡三代之後妖魔頓興創邪說以迷人世立

異端以威

妖之習

天堂子女盡入

天父

天兄

天威大發命

真主降凡間

難逃誅妖之身

天父

天兄之願毀妖之

天父

天兄之心也雖欲

天下天國上斗

貶妖穴爲罪隸論

宋永保

天下之足以害人者則爲妖而妖之所區跡者則爲妖穴今

主天王率民同尊

上帝共逐妖魔邪風滅善氣蒸猶得容妖胡之雜於中國哉所以

天王奮雷霆之師掃邪魔之孽則貶之豈容緩乎於以知

上帝之權能

天王之威武誠不可一蹴而能知也

貶妖穴爲罪隸論

鄧輔廷

北方之地風沙無際寒暑過嚴乃

天朝罪奴之所也憶自胡奴竊居中國行同禽獸性若犬羊結窟穴於幽州

豈中原之勝地不意彼妄自尊大竟以直隸爲名不知彼實濁亂中原

深爲

天父

天兄之所必誅罪大難容惡極定滅故此叢集之所爲胡巢之穴者即爲

天設之牢而蛇蝎既縲繫故聖兵必夷鋤其類於乃貶爲罪隸永昭斧鉞之威斬

盡胡奴不遺妖魔之種

貶妖穴爲罪隸論

喬彥村

天下之惑於妖胡也久矣是不可不亟滅之也顧滅其人必先滅其地
滅其地之勢必先滅其名何則妖之所據爲穴者在直隸試思人既爲
妖則所居尙得以都名乎妖穴而已矣奴實亂正則其省尙得以直名
乎罪隸而已矣夫不名都而名穴是舉天下之爲妖迷懞者皆難出其
穴也不名直而名罪是舉天下之爲妖害累者皆莫逃其罪也不入其
穴不正其罪則妖不滅不滅則妖熾人類將歸於泯沒也故奉

天討妖者奮然起曰是不可不滅其地是不可不先滅其地之名

貶妖穴爲罪隸論

朱子明

妖之來由不足道矣以胡虜之遺種盜中國之天下其虐焰熾彼蒼其淫毒流四海甚矣妖穴不可不貶也其地本名直隸而腥風之所播較他省而尤覺穢褻今幸

天道好還

天國由此大興胡虜由此盡滅斯直隸不得不謂之爲罪隸矣方今天父大加震怒肅將嚴威能不痛深罪隸屠八旗以安萬國也哉

貶妖穴爲罪隸論

吳煥

普天下莫非

上帝所造率土之濱莫非

上帝之臣而妖胡據居幽燕二百餘年悍然不畏

皇上帝此亦罪無可逭之數矣我

天朝起義以來由粵西而湖南由南湖而漢陽由漢陽而江西由江西而江南勢如破竹妖兵其莫敢當矣至於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棄之不足以伸武勇爲此先行貶斥凡妖所處之穴悉爲罪隸爲上帝所難容其亦撻伐之意也夫

貶妖穴爲罪隸論

陸泰來

今夫人義之師一起來歸者四海嚮化者萬方凡各省小民真心悅而誠服者正因胡虜率人變妖已非一旦今幸蒙

天父上帝作主命我

天王將胡虜誅滅殆盡遂救千百萬生民如出水火之中如登衽席之所恩德靡既矣故今貶直隸爲罪隸理固然耳

貶妖穴爲罪隸論

汪楨

直隸省地本中國貶之爲罪隸何慨自胡奴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

奪中國之衣食且不知

天父與

天兄權能自爲肆虐妄行每至獲罪於

天則是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湖甚哉直隸之爲妖穴已不知何汚穢之甚
罪孽之深今貶爲罪隸貶之宜其貶耳

貶妖穴爲罪隸論

汪芝

昔者

天父憫世人之罪孽遣

天兄耶蘇下凡爲世人贖罪而凡知者愚者皆自知悔罪故終得荷

天父

天兄之看顧而得享天堂之福也彼妖人者不知敬

天即不能免罪者所爲獲罪自

天真無罪可解其爲妖同其爲罪亦同故貶妖穴爲罪隸庶妖悉知悔改而不終於妖乎

貶妖穴爲罪隸論

張潮楷

胡妖之爲虐也徧於天下矣而直隸則尤甚蓋直隸爲妖魔萃聚之區詭計多端夏態日甚居其地者罔不受其欺惑被其迷懞其貶爲罪隸者不亦宜哉茲際

天父大發天威力掃妖氛不留魔黨將見風俗淳熙人心正直普天之下無不猛省回頭急親

天父矣

貶妖穴爲罪隸論

黃恩沛

形勢不同氣象各別凡人見而生惡者其名呼之爲妖妖之居於何地居於直隸之省也歷年以來善端久泯妖氣叢生所以穢德彰聞直隸

易名爲罪隸而怪氛顯著妖穴早貶夫妖魔仰

天父之權能喚下民之迷悞任使羣邪畢至驅除無懈於晨昏而衆怪頻來力掃
不難於旦夕也

後記

右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共十種太平天國頒行詔書天命詔旨書天父下凡詔書一凡三種皆照太平天國時代原刻本影印餘五種則依覆抄本排印尙有三字經等篇因太平天國野史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已具載茲不復再印書中國作國璽作璽魂作玦癸丑作癸好辛亥作辛開諸文一依舊抄不易每行抬頭處亦統做舊抄存其真也民國十五年夏刊竣演生記

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目錄

一 太平條規

二 行營規矩

三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四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新歷封面式樣並造歷人

銜名

五 請頒新歷奏

六 天王詔旨一

七 天王詔旨二

八 辛酉十一年正月分歷書

九 庚申十年正月萌芽月令

一〇 忠王致護王書

一一 忠王致潮王書

一二 干王書福字碑拓本碑額書馬太福音（當時譯

文）第五章第三至第十二句

一三 干王印

一四 俚歌一首（從天情道理書中錄出）

一五 和碩親王致戈登劄

一六 張溫

六年前在

足供太平

學人，以

巴黎，口

出，覺此

之北新丰

十三兩號

Nanking

欲借充篇幅，實以其書不甚經見，而其物又可珍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劉復識於北京。

太平條規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

定營規條十要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鍊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儺毋得包弊徇情順
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
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八要學習爲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砲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謊言 国法 王章訛傳軍機 將令

行營規矩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三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
雜入 御輿宮妃馬轎中間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
搜操藥材舖戶併州府縣司衙門

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爲挑夫及瞞昧吞騙軍

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暍睡耽阻行程務要前後聯絡
不得脫徒

八令不得焚燒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旨准頒行詔書總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二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 聖書

前遺詔 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目

頒行歷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頒行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歷
天下

太平天国天朝九門御林

忠敬陞衛軍章玉林

忠正京衛軍侍王李

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石

雲師前導副軍師殿後軍南王馮

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

聖旨勸慰師聖神風雷禾

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

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

楊

傳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
督太子聖旨聖神兩電右
將又正軍師殿前軍西王

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

忠勇羽林軍英王陳

忠貞朝衛軍贊王蒙

忠愍都衛軍輔王楊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爲治歷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爲天下

太平主真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

立春 菁明 芒種 立秋 寒露 大雪 俱十

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歷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

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

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眾能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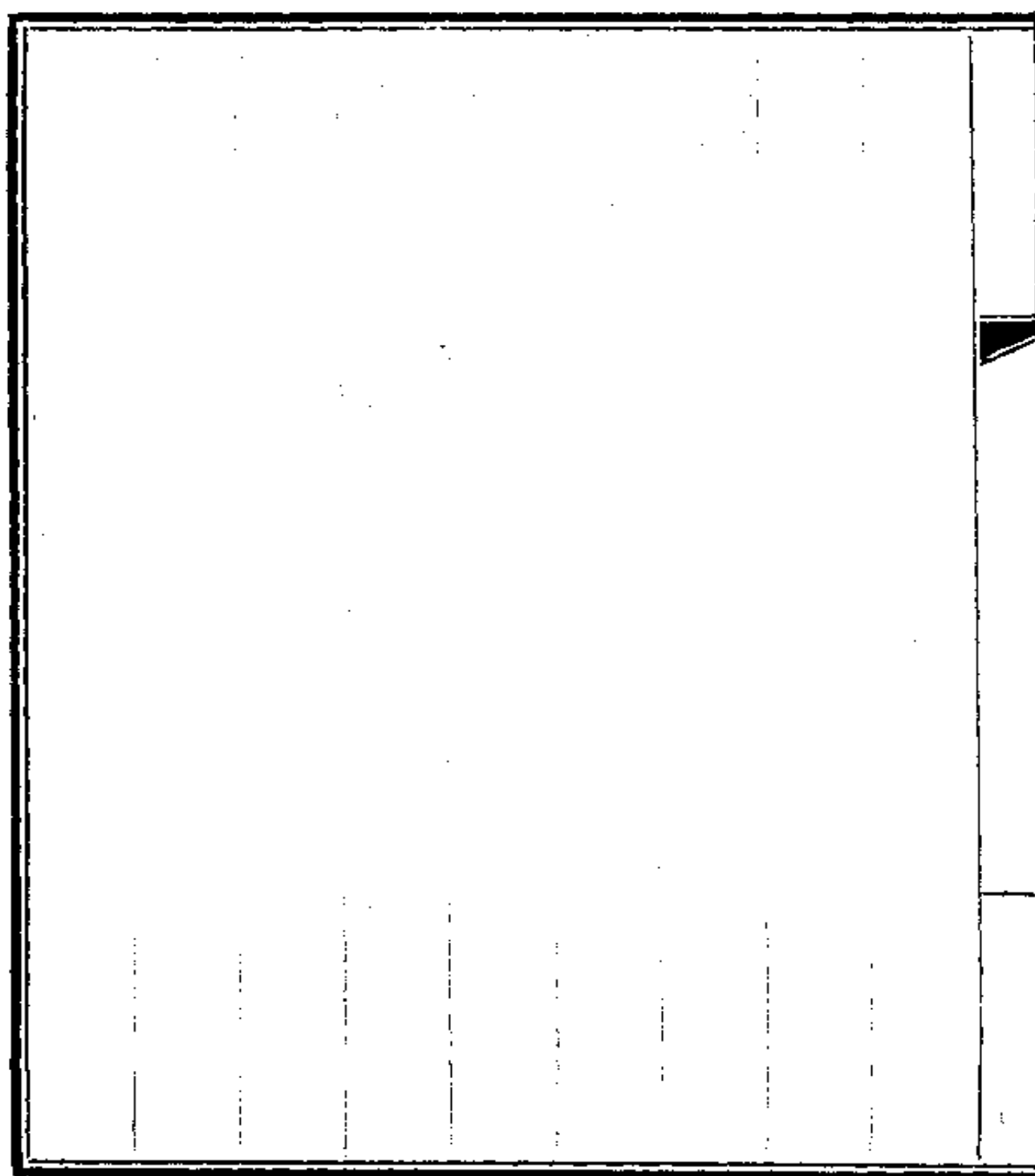
等造歷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照准

奉

旨造辛酉拾壹年新歷頒行天下



天王詔旨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六部義王佐將內外衆臣知之

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萬萬年。天国天歷無窮盡。四十年加詔在前。茲據玕胞懇裁定。詔每四十年幹旋。幹年每月念八日。節氣平勻義更全。朕今詔明甥等。

天父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

天父太兄基督。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

天兄朕乃太平天子。自戊申年三月。

天父上帝下凡。降托東王乃龔世人。九月

天兄基督下凡。降托西王誅滅妖魔。今蒙

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創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天歷。

永遠流傳。自辛開元年。一直傳去千年。萬載萬

萬載。永無窮盡。

朕前業既詔明。當前南王困桂平。見天啓天使將

天歷。昇南天看天歷。永遠永無窮盡。誠以天國

天京天朝天堂。乃

爺哥帶朕作主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爲一大統。故天歷流行。永無止息。普天天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享

爺哥真福。在世昇天。永活威風無了期。此當前

太兄昇天命門徒傳福音於普天天下人聽也。蓋福音之傳。爲今日預先傳知衆人。凡間得享真福。真福何在。在

爺哥恩降凡間。帶朕作主坐天國。救起萬民轉天堂。

在世享眞福。昇天得永活。故福音久傳於從前。

今蒙

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天国邇來。現享眞福。後得永活。自開闢至今。未有如今日之大福也。生在太平世界。何幸如之。

朕前業准東王西王南王暨衆臣等。天曆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眞福無邊。有加無已之意。茲據玆胞等朝奏天曆。永遠高深。固非凡

例淺識所能窺。而便民耕種興作。亦屬天情。眞道不可少。懇請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平勻。令善有便於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萬載萬萬載。永遠如是。每四十年一斡爲總。

朕業准奏。爲此再詔。除却從前。每四十年一加之詔外。繼自今史官。每年遵今詔。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餘俱照

前例

十一日

月。廿

頒遠

註明

太兄昇王

爺節。二日

太兄暨

爺降節。

哥降節。每年六節各註明。該月日頭頂。永遠如是。頒行天下。庶俾普天大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伸孝敬

爺哥之虔。無忝爲子爲弟之道。共抒銘刻。代贖之念。克盡感功感德之心。巍乎煥乎。真道天情。家喻戶曉。美矣善矣。天涯海角。渼體淪肌。天曆頒行咸使聞知。欽此。

太平天國己未玖年十月初七日詔

天玉詔旨

詔曰朕詔和甥福甥玕胞達胞玉胞秀胞恩胞賢胞輔胞璋胞天將掌率統管盡管神策朝將護京國將六部義主佐將內外各省衆官將兵知之

天父上帝降凡間。暨

哥帶朕坐江山。

爺哥朕國是天國。三子爺共御塵寰。

爺哥下凡天國來。天歷流傳如循環。新開元年傳永遠。永不改元詔再頒。月亮圓缺無拘論。專顯天

情救沉淪。凡歷信邪中鬼計。妄爲推算陷鬼門。

叛

爺惑鬼受永罰。今詔脫凡齊醒遵。談天說地皆誕妄。

認真真道永生存。天曆首重孝順

爺。七日禮拜福祿加。二月初二報

爺節。謝

爺差朕斬妖蛇。三月初三

爺降節。天國邇來共一家。本年三更誅兇首。從此萬

郭歸

爺媽。天歷二重恭敬

哥。捨命贖罪活人多。正月十三

哥昇節。普天銘感福江河。二月念一

哥登極。亦朕登極人間和。九月初九

哥降節。靠

哥脫罪記當初。天歷三重識東王。降託東王是

父皇。

口前下凡空中講。

口今聖旨降托楊。七月念七東昇節。天國代代莫些

忘。謝

口降托贖病主。乃禽世人轉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

天情真道福無窮。妄爲推測有何益。可憐叛

爺成臭虫。脫盡凡情天情顯。

爺初立約現天虹。

哥活二日昇四旬。四十年幹可認踪。特命史官作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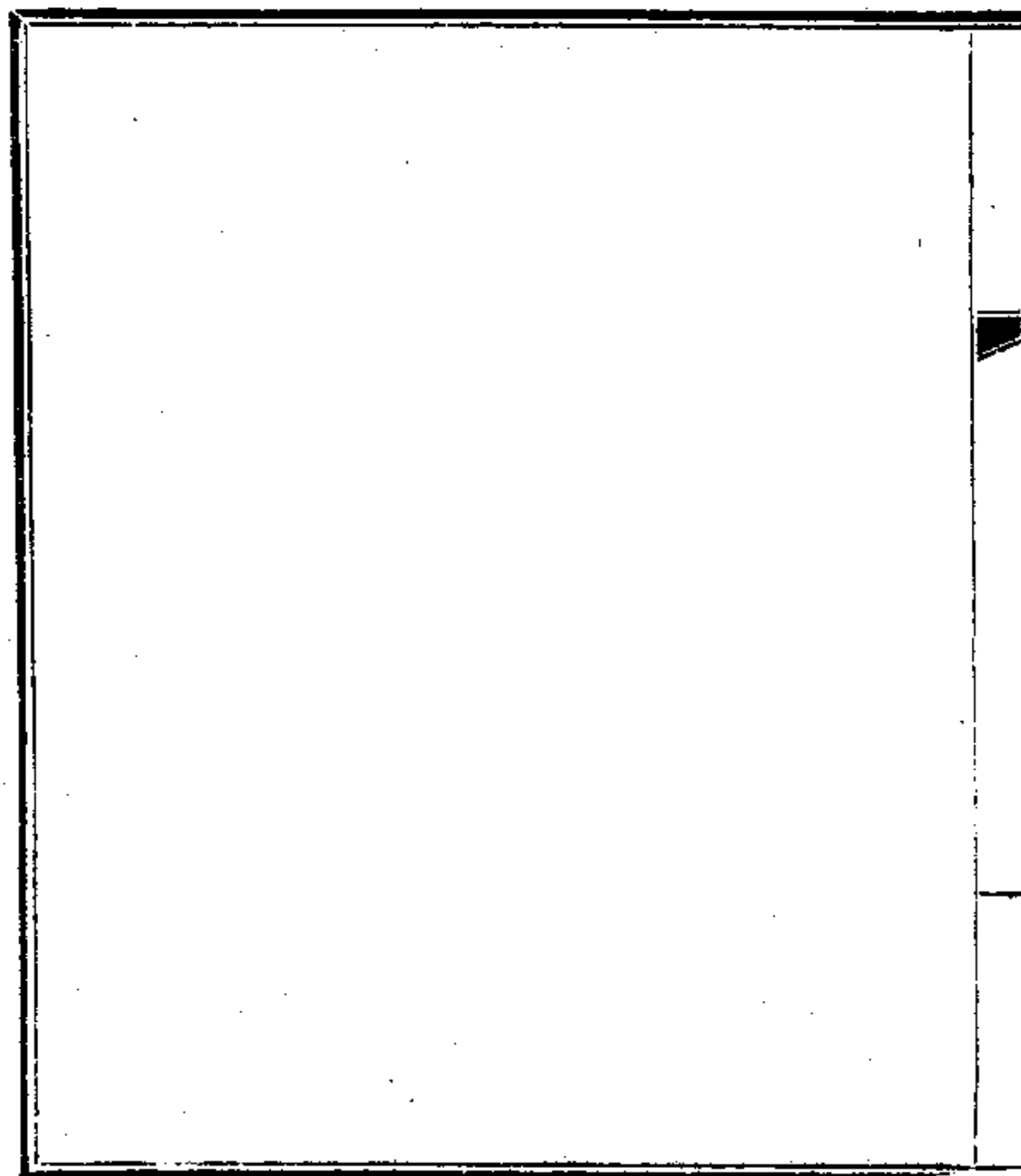
令。欽將天曆記分明。每年節氣通記錄。草木萌

芽在何辰。每四十年一核對。裁定耕種便於民。

立春遲早幹年定。遲減早加作典型。立春遲早

看萌芽。耕種視此總無差。每年萌芽記節氣。四
十年對幹減加。立春遲些幹年減。早些幹加氣
候嘉。無遲無早念八定。永遠天歷頒天涯。甥們
遵詔。每年十月。命史官獻明年新天曆。蓋鑿刻
頒。永遠依東王前奏。天曆例製。造天曆頒行天
下。永不改元。庶天情眞道。炳燿人間。而凡例
妖謊。屏絕宇內矣。欽此。

太平天國己未玖年十月十四日詔



正月建 庚寅參宿

初一庚寅星

立春

禮拜

初二辛榮張

初三壬辰翼

初四癸巳軫

初五甲午角

初六乙未亢

初七丙申氏

初八丁酉房

將

一五

禮拜

初九戊戌心

初十己開尾

十一庚子箕

十二辛好斗

十三壬寅牛

十四癸榮女

十五甲寅虛

十六乙巳危

十七丙午室

雨水

禮拜

十八丁未壁

十九戊申奎

二十己酉婁

二十一庚戌胃

二十二辛開昴

二十三壬子畢

二十四癸好觜

二十五甲寅參

二十六乙榮井

禮拜

二十七丙辰魁

二十八丁巳柳

二十九戊午星

三十己未張

三十一庚申翼

禮拜

庚申十年正月萌芽月令

立春一 榮時五色天霽榮 天京

立春九 紅梅開花青梅出蕊

立春十一 榮時五色彩雲榮 天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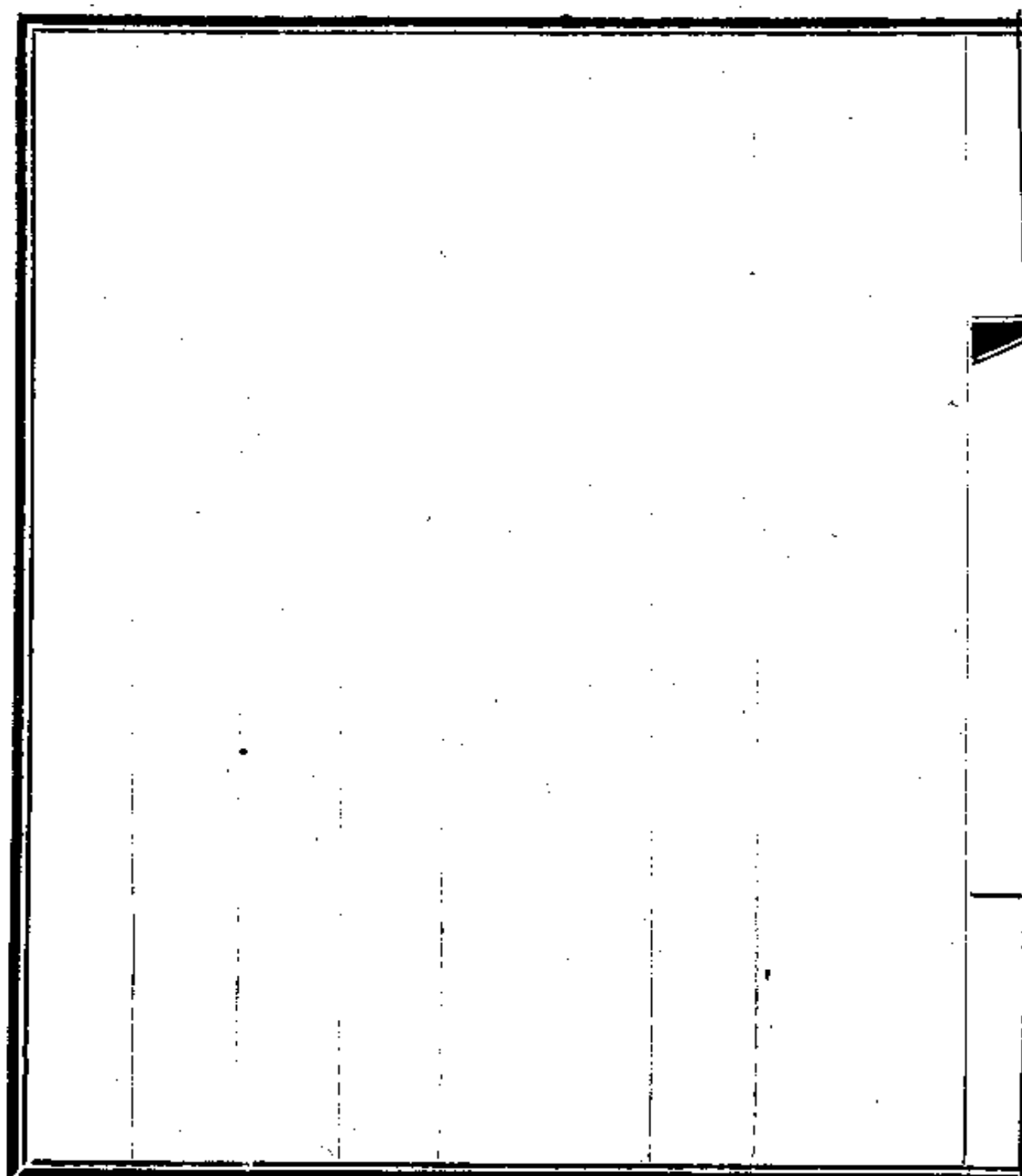
立春十六 南方地煖種松種花麥種烏豆

雨水二 雷鳴下雨和風青梅開花

雨水三 下雨和風

雨水十二 眞聖主詔蕙蘭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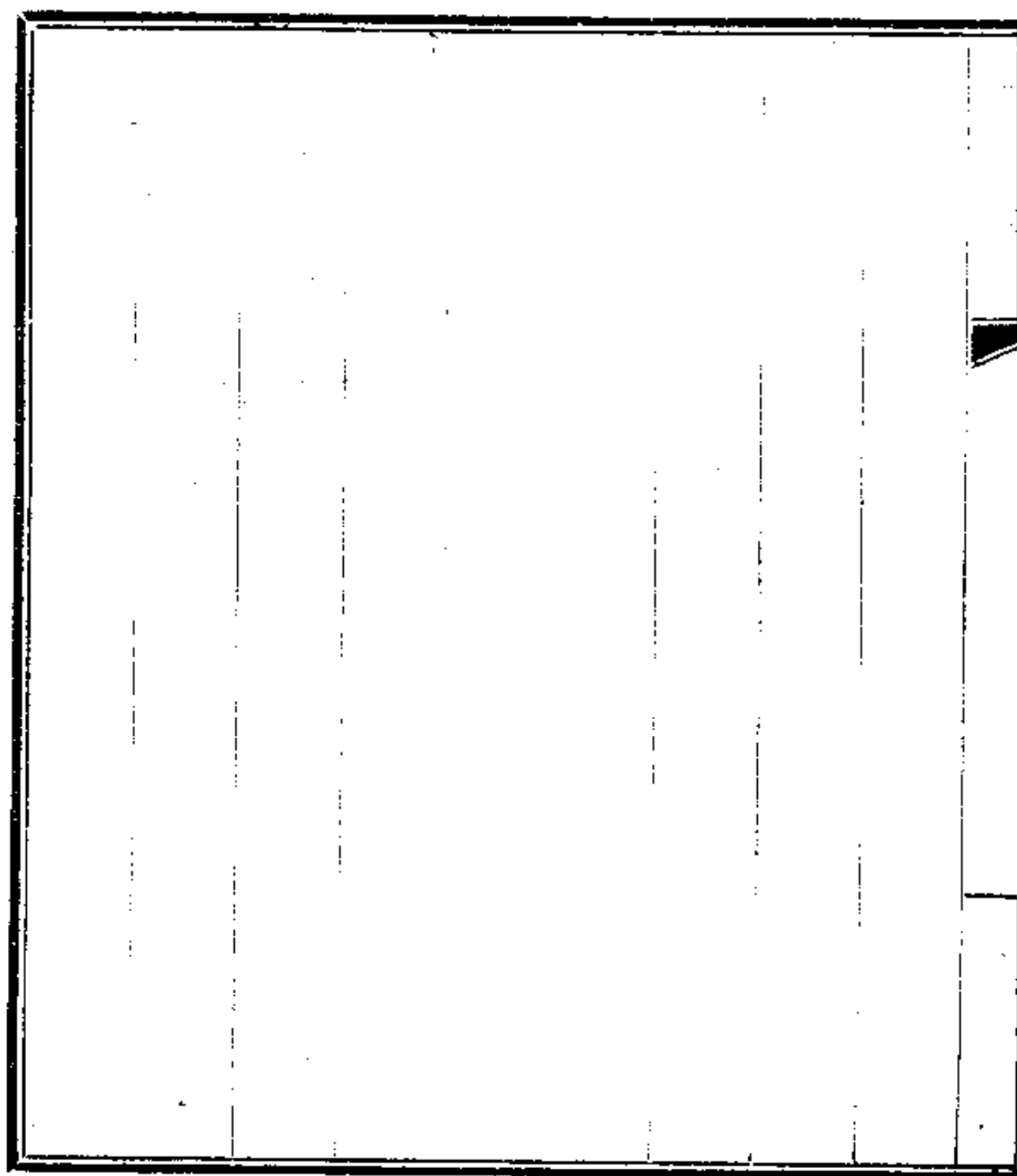
雨水十五 眞聖主詔天雷响



眞忠軍師忠王李書致護王殿下緣愚於本月十六日二十日有文二件俱是加火牌限刻飛遞請駕除鎮守常郡外其餘煩即速降臨會司並進俾得爾我相依等云云許久未見回覆切望之甚京中昨日來文云稱高橋門一帶退守諒殿下在近早已得信愚接到信真是焦急萬分又無兵將可調若得殿下與無錫兵來合力解京圍解省困足以圖之今京城之困非前日可比殿下當亦盡知萬望依肯前來會合並全侍王排進共除一處妖淨則處處皆然也早掃開此孽則可早日會計進解京圍蘇杭二處不穩解圍故不待言常錫

亦成瓦解那時我等悔之不及也殿下深明此理不必多語
望速爲荷特此書致即頌戎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
開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眞忠軍師忠王李書致潮王黃弟菁覽前日李尙書回來言
及一切當已復文與弟今不見弟回復心中甚念京都昨日
來報得悉高橋門上方橋一帶退守京都十分緊急兄焦急
萬分今又令尙書李生香前來面言一切望弟依兄早顧大
局庶可穩顧京都有京都而我等方有性命也望弟依兄勿
再游疑疑則了事矣此致即頌戎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
國癸開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打鼓求得雨

高山好開田

燒香保得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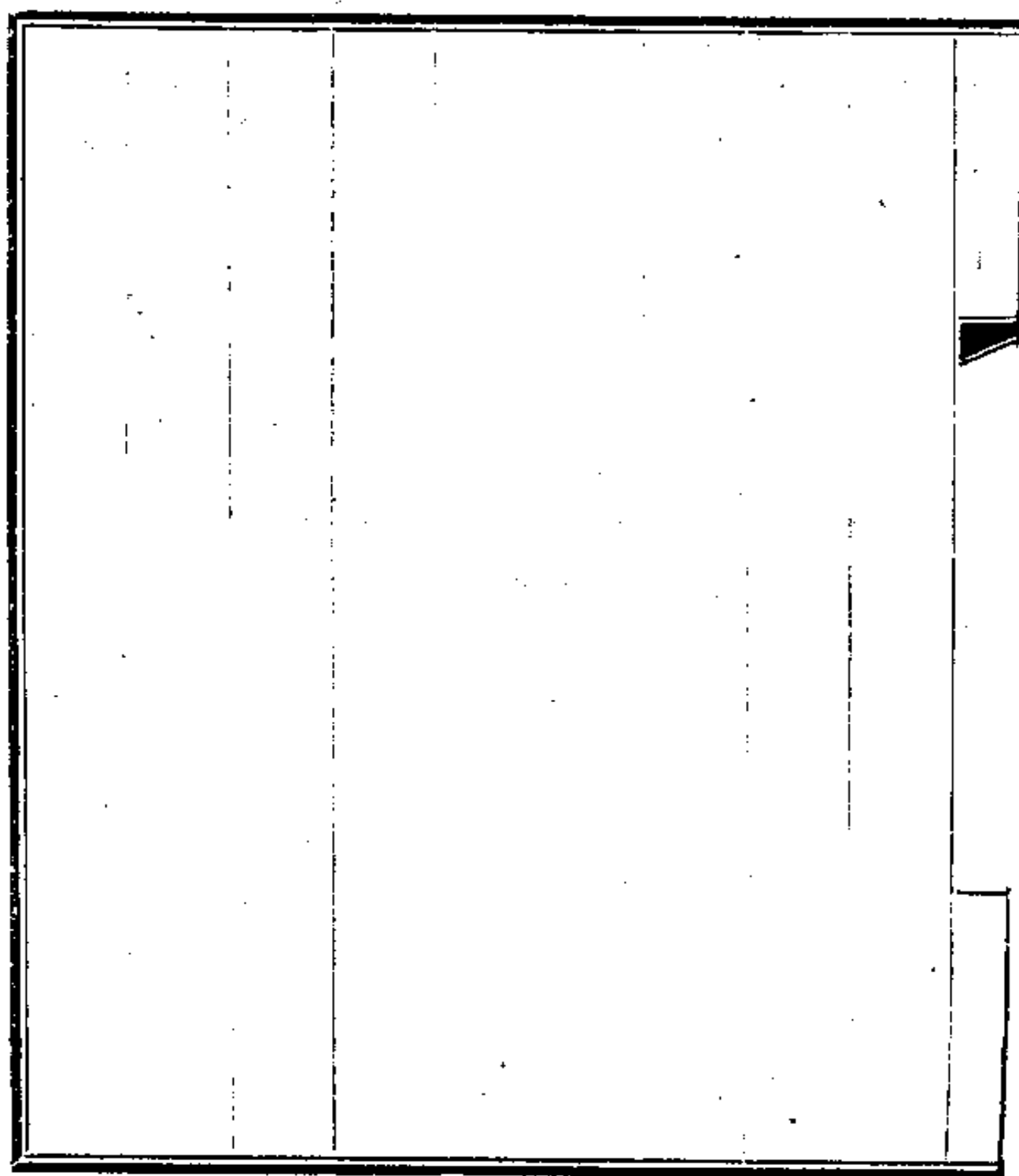
燒窰過大煙

食齋食得道

牛牯上西天

食烟食得飽

放屁好肥田



大清國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爲剴覆事茲據陳稱中國各帶兵武官必令其以學習礮法爲至要現在中國用外國人管礮揆之情勢似不相宜中國官應挑選中國人學習外國礮法等語查所論中國帶兵武官必令學習礮法實爲近今第一要務此外所論各節亦具見講求武備遇事留心本爵披閱之下欣慰殊深合亟咨行江蘇巡撫李安爲酌辦至貴提督自到上海管帶常勝軍以來本爵節據李巡撫來文盛稱貴提督爲人體面打仗奮勇且約束常勝軍十分妥洽所向有功其迭次戰績經李巡撫奏明請旨嘉獎於

同治三年五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帶隊助戰勦協克常州降旨賞加提督銜並頒給旂幟功牌以示優異仍俟將常勝軍部署妥協再由李鴻章奏請嘉獎茲據李鴻章奏戈登部署所帶之常勝軍甚屬妥協請旨嘉獎等語戈登自上年春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太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縣並擊退楊舍竄賊攻克常州府城疊著勞績茲復將常勝軍布署妥協俾克經久利用不但始終奮勇出力且能深明中外和好大體殊堪嘉尚戈登著賞穿

黃馬褂賞戴花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以示寵榮欽
此除將欽賜黃馬褂花翎并提督章服四襲由本衙門欽遵
置備寄交照會卜大臣查照並將來回國後應如何陞賞之
處一併由卜大臣代爲轉奏外相應抄錄照會割知可也特
割 計抄單一紙 右札提督銜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准
此 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

昨奉手教誦悉壹是遙維仁兄鎮軍大人籌祉增新至爲欽
頌弟於前月二十八日抵松當晤太守方麟軒據云貴軍凡
久病及逃回者均經裁革不用等語弟故函請賞示以分真
僞五月初六日紳董徐良鈺呈控充當洋鎗隊之柯大順柯
長發逐日結黨成羣私捉船隻乘間搶劫等因弟並未提究
昨據紳耆約百餘人持香喊稟又有冒充洋鎗隊者在外滋
擾勒索民捐等情弟因無地方之責飭該紳等稟提中營崔
參將辦理弟亦未究竊思麾下統領雄師堅城疊復膚功卓
著無不欽佩且聞麾下紀律嚴明時時以愛民爲主何能容

此不法之徒想係冒充者混跡其間藉端訛詐弟奉中丞命駐守松城守城之責不得不盤查奸宄然恐有以假亂真故出示曉諭凡在營當勇者即速歸隊裁革銷差者各安生業等語何得有斥責（營）之舉弟與麾下均督師勦賊視爲一家豈分畛域想傳言者捏造浮言致生疑異爰縷呈巔末伏乞格外仁宥爲幸但貴軍日後往來松城祈賜一示以備分別無使奸邪混冒是所禱切可否立俟還雲即叩捷安惟心照不莊不餽愚弟張遇春頓首

再啓者月之初十日有游民李常勝陳標等共三名勾結敝

營勇丁二名索取奚雲亭即小金洋十五元弟聞知立即傳
集訊明將索取洋元繳出當飭奚雲亭具領在案敝營勇丁
王榮華劉士品二名正法至李常勝等二名已發華亭縣白
令嚴訊治罪謹以附聞覆頌大安不一愚弟春又頓首十一
日午刻
附呈抄稟一紙

書
竟